



戴夫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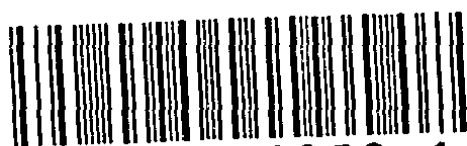
東北書店印行

不可征服的人們

228

們人的服征可不

著 夫 戴



3 0610 0858 1

行 印 店 書 北 東

857.63
212-2
2

不可征服的人們

一、	憎恨	一
二、	血債	七
三、	火花	一七
四、	開頭	二一
五、	伏擊	二九
六、	殲滅戰	三四
七、	『槍迷』李鐵工	四〇
八、	寧死不屈	四六
九、	在動員會上	五三
十、	苦難	六二
十一、	蠢動	六九
十二、	轉變	七九
十三、	新的開始	八五

一 憎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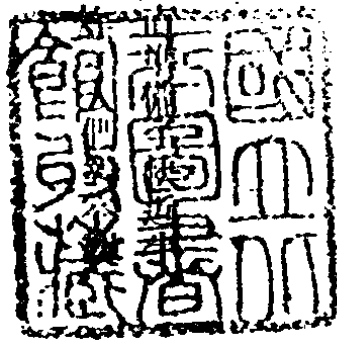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九年七月，日寇又打進晉東南來了。

敵人今年完全不像去年那樣莽撞：（註一）二月間『蠶食』了邊沿區的點綫，一年，這才以重兵穩穩向中樞壓縮。長治（註二）紛擾起來。敵機從四月間就開始了轟炸，已習慣了，現在仍不免感到恐怖。

七月三日早晨，太陽剛從太行山頂露出臉來，敵機的響聲便響來了。城市和村鎮變得像開水鍋，人們匆忙地各自分散隱避。一會，敵機響聲更近了，原野和大山都跌入緊張的沉寂中。人們都屏息着，幾乎聽到自己的心跳。

小孩子們却不怎麼害怕。南山頭離城五里，看東南，村口就有一個兒童團員，擎着紅櫻槍，站在山崖上沒有動。他只有十歲上下的年紀，頑皮的扁鼻子下邊掛着一條黃鼻涕，紅櫻槍比他的身子幾乎長一倍，然而他却十分嚴肅，挺着胸脯，瞪着又小又亮的眼睛，真像一個小戰士。他要在敵人空襲的時候注意防奸。

可是他的祖父不懂他的心理。祖父以不像老人的動作，攀籐附葛地爬到山崖上來，硬把他拽進高粱地裏去了。孩子正無可奈何，敵機聲音忽又沉寂下去。他看見祖父一鬆懈，便乘隙逃脫，跑到另一個崖上，把紅櫻槍靠在身邊，在一顆大榆樹的樹蔭底下爬伏下來。敵機聲音忽又高昂了，他的祖父叱



責他，教他躲避，但他一點也不理會，只頻頻回顧，準備着祖父來捉時好早一點逃跑。

敵機在西南角上兜圈子，聲音忽高忽低，這一回真的飛過來了。孩子爬在樹蔭下把脖子伸長得像一隻鵝，看着遠空越來越大的黑影子，大聲地數着說：

「一架，兩架，三架，……後邊還有三架，一共六架！啊，一共九架哩！」

敵機的響聲越來越大了。祖父聽到孩子的喊聲，心像往往陷阱裏沉，「九架」二字一鑽進他的耳朵，他的身肢忽像冰了似的麻木起來，心跳得像要向口腔外蹦，今年第一次遭受空襲，他曾經驗過一種異樣恐怖的感覺，現在這感覺又侵襲到他身上來了，他想起了他從來不敢想起的被轟炸以後的縣城。

今年春天，敵機的突然襲擊，給了縣城很大的損失。當天太陽大偏西，他到城裏去了。城牆是在粉碎敵人九路圍攻以後就拆了的，已經成了斷斷續續的磚土堆。許多在戰爭中毀壞的房屋還沒有蓋起來，遭受轟炸以後，新被毀壞的房屋有的在屋頂上露出殘破的樑椽，有的牆壁被炸彈片打得斑斑駁駁的，破磚碎瓦，使街市顯得十分淒涼。

他一進東門便去看他常去燒香的關帝廟。那裏的大殿被炸塌了一角，協天大帝結了蜘蛛網的眼睛沒怎麼樣，長鬍子却被炸彈片削去了一大半，只剩下三分之一還在微微飄動。有一個和他年紀相仿的老頭子歪倒在神座下，一隻手臂抱着關老爺的腿，被炸死了。

「唉，連神也遭劫，這年頭！」他嘆息着走到街市上去。

街上很少行人。人們都聚集到那些倒塌的冒煙的院子裏去了。十字街口一個被炸的院裏，聚集的

人最多。院裏還散發着火藥氣，他擠進人羣，看見在一個被炸塌的洞口，站着幾個強壯的青年，手裏捏着粗繩，繩的一端繫進洞裏，在打撈什麼東西。洞裏有鐵鏟碰擊土塊的聲音，一會兒衝上一個沉悶的聲音來。

『拽呀！』

於是站在洞邊的青年便吐些唾沫在手掌心裏。搓了幾搓，吆喝着拽起繩來。不一會一隻大柳條筐被拽上來了。裏面橫七豎八地堆着些斷腿殘臂，中間夾着一個瞪着像玻璃般眼睛的死孩子。一看見這景象，前排的人吃驚地啊了一聲，後排的人被擠着倒退了兩步。

他戰慄地閉了眼睛，幾乎被一個青年人擠倒。扶着一個大胖子站穩腳步，人們已把可以讓他擠出去的空子填起來了。他好容易喘過一口氣，站在高處瞭望的女人忽然尖叫起來，人羣起了比剛才更大的陣騷動。他不敢把眼睛轉向洞邊去，但不知什麼原因，那裏的一切偏偏十分明顯地映在他的眼裏：又一柳條筐，滿裝着一個血肉模糊的胖女人，肚皮迸裂，露出白花花的小腸來，當中還夾着一個大血塊，那是一個剛剛變成人形的小生物。

老人毛骨悚然地捂住自己的眼睛，也忘記是怎樣被擠出人羣來的了，從城裏跑回家，楞楞坐到掌燈的時候，才吐了一口氣。他用顫抖的聲音對剛從地裏回來的人們說：

『十字街口那一家通通完啦，連那個沒出娘胎的小東西！』

現在九架飛機排成三個小隊飛來，羣山微顫，空氣被機翼激蕩，使得禾苗颯颯地抖動起來，他把身子緊貼着地，心裏想：

『這會不知又該輪到誰了！』

然而他的孫子似乎沒有把九架飛機當回事。他臥在樹蔭底下，只把兩隻眼睛滴溜溜地隨著敵機打轉。敵機像捕捉小鷄的老鷹，圍著潞安古城，（註三）十分猖獗地上下飛翻，輪番俯衝投彈。

孩子看見敵機落下去，機聲變小了，便大聲喊：

『啊，當中那三架落到城裏去啦！』

他天真地希望敵機是機件壞了跌下去的。

可是接著那裏却傳來撕破綢子似的難聽的聲音，城裏發出猛烈的爆炸聲，空氣迸裂了，羣山轟鳴起來，大地激烈地震動著，三架敵機又吼叫着飛升起來了。接著又有另外的三架，向城市俯衝下去。接著又是炸彈撕裂空氣的尖聲，和一聲緊接一聲的『轟！轟！轟！……』

轟炸繼續了一小時，敵機分散，在原野、村鎮、羣山的上空盤旋起來。老人的臉子變了色，他擔心敵機轟炸村莊，更害怕敵機掃射高粱地。

但敵機只盤旋了兩周，便排成原來的隊形飛走了。在高升起來的太陽光影裏，閃忽閃忽地落下一些白亮的東西。孩子叫：

『鬼子放毒氣啦！』

接著就把頭埋到土裏去了。

然而敵機聲聲遠去了，却什麼動靜都沒有。他用衣袖擦了擦泥污的鼻子，抬頭看見那些飛落的東西，原來是一些紙片。原野上已有許多大人孩子伸手在空中搶奪了。

他飛步跑下崖，只搶得一張缺了一角的四開小報紙。

報紙上的字小得像螞蟻，他只認得當中『救國時報』四個大字。夾在許多小字當中不少圖畫，畫着些穿短袖衣服的女人，還有一幅畫着赤條條的一男一女，又像打架又不像打架地扭在一起。他不懂那是什麼意思，看見祖父走來，便迎上去把報紙遞給了他。

祖父的眼睛已老得發了花，幾乎把報紙湊在鼻子尖上，都不能認出那上面的小字。但看見那些畫兒，他的臉却氣得變了色，蒼老的額上綻出一條條青筋，咬着牙齒說：

『兩，兩國交兵，還，還用飛機散春宮書來害人子弟！』

青年人却不了解他心情，沒搶着報紙的還圍攏着他，舉起自己手裏的紙片說：

『我這是吳佩孚的「和平救國宣言」（註四）也是鬼子從飛機上扔下的，咱們換着看吧！』

老人已把報紙扯爛了。

『什麼「和平救國宣言」呀？』

『吳佩孚的，叫我們和鬼子講和，建設什麼共榮圈哩！』

老人憤慨地搖搖頭：

『去年來時像魔王，今年還沒見影子，就飛來飛機，又是轟炸，又是扔春宮，還和什麼平呀！』

『這是吳佩孚說的，』青年以為這是對他的，急忙不滿地解釋說：『又不是我……』
『管他是誰說的，我啥也不要了，也不能和鬼子拉倒！』

了。

孩子沒見他祖父生過這大的氣，做了一個鬼臉，便擎起紅櫻槍溜回村口的山崖上，又去放哨去

〔註一〕一九三八年春，日寇九路圍攻晉東南，長驅直入，八路軍在響堂鋪和神頭嶺打了兩個幾
滅戰，敵人便全部潰退到鐵路線上去了。

〔註二〕長治，縣名，夾太行太岳兩大山脈之間，其城屹立潞安盆地，爲晉東南中心區最大的城
市。

〔註三〕長治古名潞安，卽宋時陸登抗金失敗盡節的潞安州。

〔註四〕那時敵人正在北平誘降吳佩孚，並抓緊這一點，普遍向我展開「和平」攻勢。

三 血債

原野剛一恢復平靜，敵機又飛來了。

這天敵機雖然接連來轟炸了三次，縣裏的戰時緊急動員大會，却並沒有延期。正晌午，半穿軍衣半穿便衣的百多個青年男女，便都從各地趕來，聚集到城東北石槽村東的一個大院子裏去了。眼上架着深度的近視眼鏡的儀盟會王特派員（註一）因為情緒激動，蒼白的臉頰上顯出兩朵紅暈。看見人們坐定，他便開始用他的晉北口音，向大家做形勢報告了。

像這樣的大會今年已經開過兩三次，人們聽王特派員的報告，最初以為這只是一個像過去一樣的平常的會議，沒有什麼特別情況。但當他指出現在敵人一定要來，而且敵人這次來是有準備有決心的，不可能像去年那樣來了以後馬上就走，人們便感到和平與安靜真的已成過去，長期而殘酷的戰爭快來了。於是他的話一說完，人羣便沸騰起來，有的提出要提早完成目前要做的工作，和別的區村展開競賽，有的提出要齊心打鬼子，保證村裏不出一個漢奸。激昂的發言，一直繼續到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。

幹部大會的激昂情緒被帶到村裏，鄉村沸騰起來。女人坐在井邊防止漢奸下毒，還趕着替軍隊搗鞋底，兒童團站崗放哨，小眼睛瞪得更大了；已經超過年齡的人（註二）堅持要去破路，但在年齡的却只要他們去『空舍清野』（註三）；不大能動彈的老太婆也忙着去趕集買剪子，準備在龜不脫時好

和鬼子拚命。

縣區幹部組成工作隊，下了鄉，改變了鄉村的模樣。到處都是耀眼的標語；在交通要道旁的牆壁上出現了新繪的圖畫。畫着去年日寇在地方上的許多暴行。

辛莊自衛隊員（註四）李錫福，白天破路，黑夜站崗，睡眠不足已使他的眼睛充血，然而他卻沒有感到什麼疲勞。他是激動的人羣中的一個。在白晉公路喧鬧而鼎沸的勞作中，他光着脊樑，浴着汗水，一鏟一鏟地把大塊的土，拋擲到大車裏去。這人過去原是馴服得像老牛一樣的人，抗戰前上邊教修這條路，那時他雖然十分不樂意，仍吃飽自己的飯，每天按照官家的命令來工作。公路修好，汽車飛跑起來了，「老財」們的產業一天比一天增多，大家的日子越過越壞，人們說這是因為這條路破了風水，他認為窮人生來命苦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。去年日寇打來，「國軍」潰敗，攪擾得鄉村天翻地覆，他也只有一個想頭，就是不管那一邊來，只要快落個定局就好。城裏的學生教人們起來打鬼子，說得嘴唇皮起了烟，但他却相信「老財」們的說話：「管他什麼鬼呀人的，誰來當皇上，做老百姓的還不是一樣完糧納稅！」他甚至不相信鬼子會殺人：「還能那樣，要把老百姓殺光了，靠誰來完糧納稅養活他的官兵！」他相信在這慌亂的年頭，人只要安分守己，就不會出什麼岔子。鬼子初來，自稱是來「爲民」、「剿共滅黨」（註五）的，絕不殺害老百姓，他也隨着人家稱他們做「皇軍」老爺，服服貼貼地去支應差使。有的人家已經出了事，但他並不動心，他以爲只要能對付，事情總不至落到自己的頭上來。然而只不過過一年，他却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，現在他不是老牛，而是一隻發怒的猛獸了。去年他遭受的污辱與損害，比什麼人的都多。在一個清朗的晌午，三個鬼子來到他家，他娘和孩

子正在外邊拾柴火，他便把女人藏在裏屋，自己裝做高興的模樣迎出來。鬼子用不通的中國話向他要麵條吃，他把家裏所剩的麵粉全拿出來了。鬼子又教他去找花姑娘，他剛剛說沒有，一個鬼子已把他女人從裏屋抓了出來，別的兩個便用槍拐來敲他的脊樑：

『支那豬，良心壞壞的！』

他肩胛上挨了幾下，退縮到屋角裏去了。鬼子便轉去『收拾』他的女人。——一個從後邊抱了她的腰，另一個從前邊撕了她的衣服。李錫福害怕鬼子強姦她，過去跪下抱了一個鬼子的腿，連連磕頭說：

『「皇軍老爺」，你老拾抬手，小的，……』

『皇軍』老爺並不抬手，却在他的腿上刺了一刺刀。他不由得尖叫着跳起來，又覺得頭上有個什麼東西一幌，趕緊轉身往回跑。一趕麵棒已打到他的後腦索上。他覺着眼前一黑，便什麼也不知道了。

他覺着只過了一會兒，又似乎過了很長久，醒來睜開眼睛，眼睛已被血水蒙住了。透過血淚模糊的視線，他看見屋裏的一切都被攪翻：桌子被推在一邊，有兩張凳子被倒翻了，滿屋紛飛着白麵，女人在炕沿上趕麵。她的乳頭上被用針線扣了兩個小鈴噹，趕麵時叮叮噹噹地發響。三個鬼子圍着她，把麵粉撒在她的光脊樑上，不住的大笑。

『叮噹叮噹的！』

『叮噹麵的有，哈。！』

他們還摸她的胳膊，還摸她的胸脯，還無恥地把手從褲腰伸進她的褲檔裏去。

這樣的事情曾經在許多人家發生過，不過有錢的人家爲了體面關係，不向外說。只有窮人家的女人，投井上吊地鬧得盡人皆知。李錫福女人事後跳過兩回井，都被救下了。往常鬼子來了李錫福不跑，這事發生以後的第三天，鬼子再來的時候，他的傷還沒好，便掙扎著拉着女人和孩子，跑到原野上去了。他娘不肯走，氣憤憤地拍手說：

『你們跑吧，我看家，我老了，也活够了，我不怕鬼子要吃什麼叮嚀麵，我一個老太婆，我活够了！』

他以爲一個老娘在家許不要緊，不想他娘却因爲這一整扭送了命。

村裏青年人全跑光了，只剩下一些老人。兩個鬼子來到李錫福家，比劃着手勢，說些聽不懂的鬼話，李錫福他娘只是搖搖頭，顛巍巍地指指自己的耳朵說：

『我聾了，聽不見啦！』

鬼子無可奈何地走了。她吐了一口唾沫，勝利似的嘟囔說：

『我老了，我活够了，我合上了，我看你能把我怎樣！』

她準備等第二批鬼子來。她老了，不想活了，她什麼也不害怕。

然而鬼子什麼也沒有撈到，却生了氣。村裏有幾家院子起了火。剛到李錫福家來的兩個鬼子，約會了別的幾個，趕來七八個和李錫福他娘一般年紀的老太婆，把廚房裏的柴火搬出來，燃起熊熊的火，到了她們的衣服，趕着她們去『烤火』。他們被趕到火邊，又拚命往旁躲。

李錫福他娘失去一切勇氣，渾身癱軟，並且不知爲什麼忽然叫起來了。這一下招來一個鬼子，一把揪住她的頭髮，同樣剝光了她的衣裳，趕着她去『烤火』。

『完啦！』她忽然心一橫，『反正總是個完！』

於是她又有了力量，一邊蹦蹦跳跳着躲閃槍刺，一邊舉起黃皮包骨的手，指着鬼子用悽厲的聲音喊：『六十不罵，七十不打，我七十一了，你們這些狗，你們，……』

一個鬼子一槍撈把她打倒，另一個上去撈了她的腰，第三個從火堆上取下一堆火，送到她的腿檔底下。她驀地翻身一口咬住撈着她的那個鬼子的右肩，那鬼子一推手掙脫，她便踉踉跟跟地退了幾步仰面跌倒了。

被她咬了一口的那個鬼子，又撲奔上來把她打翻，幾個鬼子便把她拖進屋裏，在炕上按倒了。：

快黃昏的時候，李錫福和他女人，冒着黑烟和焦枯的氣息，走進屋裏，看見老母親赤裸裸地躺在炕上，完全失去了知覺。女人找着燒焦了一片的衣服替母親穿套起來，又灌了她半碗水，才漸漸地甦醒。她的眼睛亮了一陣，又變暗了，像死魚的眼睛一樣，楞楞地瞅了他兩日子一會，忽然跳起來：

『鬼子來啦！』

她碰落女人手裏的水碗，把李錫福推了一掌，跑到院裏去了。兩個追到院裏，她已跑到街上。在十字街口，她提着褲子，哭一陣，笑一陣，喊冤似的嚷：

『我七十一了，你們大家看呀，鬼子是……』

媳婦搶上去摟了她的腰，把她摟住，兩人半推半抬，這才把她拖到家中。李錫福喊了一聲娘，哭了起來；他女人要說話，聲音也在喉嚨裏哽咽住了。

娘已經瘋了，誰也沒有辦法使她清醒。整整關了三天，她忽然清醒起來，用疲弱的手狠命抓住李錫福的胳膊說：

『錫福，不要忘記，我已經七十一了，你要替我報仇啊！』

接着她便絕了氣。

這事雖然已經過去了一年多，可是娘的這個聲音，還在李錫福的耳鼓裏作響，使他什麼時候想起來，都像是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樣。這個聲音改變了他的個性。

自從幹部從縣裏回來，村裏開了動員大會，他每天一早就起來了，打發老婆孩子出去了以後，便督促別人到白晉公路上去工作。

人羣在公路上不知疲勞地工作。在公路兩側的大小道路上，小車和挑筐穿梭一般地來回走動。唧唧聲，鋤頭聲，石塊迸裂聲，山谷爆炸聲，小車吱呀聲，交織成一片轟然的聽不大清的巨響。

『不怕力量小，就怕不齊心！』李錫福挖起一鉢土來，瞥了周圍一眼想。

他覺得今年人們是齊了心了。

晌午歪，游擊小組的隊長（註六）頭來檢查工作。這是村裏最忙的人，他要領導各村戒嚴，還要檢查各村破路，還要不時摸摸他那放在腰間的『決槍』（註七）上的紅綢子。有些人看見他，停下

了鋤鉞。

『你來幹啥的呀？』

『還是在村裏管那些老婆孩子吧！』

『我們一個偷懶的都沒有，你來不來沒意思！』

隊長把葦笠向後一掀，露出冒着熱氣的光頭來，笑着說：

『就不檢查工作，來看看，還怕看壞了麼？』

李錫福給了他一個反擊。

『這裏有我就行了，誰躲在大樹底乘風涼，我就用鋤頭柄敲他的頭！』

人羣哄笑起來，發出原諒隊長的反響：

『隊長來走走也不算多事！』

『他要老蹲在家裏，腿會蹲腫了的！』

但一個歪脖子青年，却向隊長提出了問題。

『你來光擔誤我們的工夫，得賠償我們的損失。』

前方有消息來麼？報告報告前方消息吧！』

他向人羣瞥了一眼，忽然用大聲說：

『讓隊長報告報告前方消息好不好呀？』

『好！』大家一齊回答。

隊長站到一個高土堆上去了。

『你們不說，我也要報告的！』他說，覺得自己的聲音很低，便把手捲成一個喇叭筒，套在嘴上，接著說。『鬼子已到沁縣，（註八）沁縣上了一個大當，許多漢奸裝做八路軍，說是從前方撤下來的，縣府和聯盟會派人去慰勞，一去就被扣住了，』

『啊！』幾個人吃驚地叫了一聲，立刻沉默了。

太陽焦灼着人的皮膚，空中有什麼聲音嗡嗡作響，地裏傳來禾苗抖索的聲音，大夥都屏住呼吸聽隊長的報告。

『鬼子進城見人就殺，說留在城裏的，都是暗八路。』

——這可是個經驗，大家都得警惕着點兒，不要讓漢奸混進來！』

隊長說完話，便走向另一個段落檢查工作去了。人們又開始工作起來。

『鬼子快來了！』

『道路得趕緊破！』

『我們和別的村子競賽吧，看那個村子成績好！』

『咱們和司馬村競賽，看着他們那股老大的勁兒，就不像個正經幹的樣子！』

於是就有人商量起選派代表到司馬村的問題來。這時公路的一端却有一夥人用大聲歌唱起來了：

今天拆橋呀！

明天破路呀！

拆橋多，破路長，敵人兵馬起恐慌呀！

嗨嗨嘿！嗨嗨嘿！

另一端響應着也合唱起來：

他那裏修，

我這裏破，

敵人前進困難多呀！

嗨嗨嘿！嗨嗨嘿！

爲了活命保家鄉呀！

辛莊自衛隊簡單地選舉出代表，隨後也把全體合唱的歌聲加進去了。歌聲淹沒了鐵石的聲音，汗水從人們的身上流下來，但沒有人去拭拂它。

（註一）犧盟會，即犧牲救國同盟會的前稱，省設總會，專員區設中心區委會，縣設縣分

會，主要負責人爲特派員，區村主要負責人皆爲秘書。

(註二) 超過年齡的人，即四十五歲以上的人。自十八歲至四十五歲，都爲在年齡的人，得參加自衛隊。

(註三) 『空舍清野』，即鬼子來時，把一切東西全埋藏起來，不給鬼子留一粒糧，留一付碗筷。

(註四) 自衛隊，普遍性的羣衆自衛武裝組織，隊長隊員皆不脫離生產，也沒有一定的裝備，有什麼就拿什麼武裝自己。

(註五) 『剿共滅黨』，是日寇侵華初期的政策，『共』指我黨我軍，『黨』指國民黨。但武漢失守後，對國民黨的政策即已改變，却以誘降爲主了。

(註六) 游擊小組，半脫離生產的羣衆性的武裝組織，選拔自衛隊中優秀份子組成，人數少則十五六人，多則三十人左右，裝備除長矛等原始武器，還有上級發的手榴彈和土造步槍。間或也有鋼槍和輕機槍，但那都是繳獲來的。在工作上他們可指導各村自衛隊，戰時還可指揮自衛隊的行動。

(註七) 『決槍』，即只發一彈的土造手槍，使用步槍子彈。

(註八) 沁縣，長治以北，白晉公路上的一個縣城，原名沁州，出產小米，名沁州黃，質量爲山西之冠。

三 火花

日寇想像去年擊潰『國軍』那樣，撲滅我們的主力，八路軍和決死隊（註一）却轉向敵人側後，打起消耗戰來。敵人發現正面沒有堅強抵抗，便不顧民兵（註二）襲擾，於七月十三日晌午進佔長治，並在當天下午，進了蘇店。（註三）

自晉公路自長治縣城向南，在平原上蜿蜒三十多里，便伸向山地裏去了。四十軍（註四）在那裏佔有很好的的一個阻擊陣地，但他們却在敵人來到的前三天，即向南退去。這更助長了敵人的氣焰，他們停也沒停，第二天一早便向高平（註五）追去了。

八義村蹲在山拐角裏，沒想到敵人來得這樣快，自衛隊員剛看見在陽光中閃爍的槍刺，敵人已來到面前了。他慌手慌腳扔了一個手榴彈，獨自一個鑽了山，村裏的人們就像被搗了窩的驚兔般四竄起來，

趙懷保是一個遲鈍的人。他聽得手榴彈響，並沒有往外跑，却爲了搶出他的黃牛，跑回家去。他女人是在去年『吃過虧』（註六）的，聽到動靜便什麼也不顧及地跑出來了，在門口和他撞了個滿懷，她看他一眼，顧不得他便一直跑了。他只好一個人走進院裏，從棚裏牽出黃牛，又慌慌忙忙取下炕上的破褥子。村裏已經響了槍，那牛却愚蠢地昂起頭來，整扭着不肯出門。他牽着掙扎到胡同口，忽然看見明亮的刺刀和尖頂的黃色軍帽。於是他的心蹦地一跳，扔去手裏的繩子，轉身跑回家，在後

院的乾草堆裏藏了起來。

一個鬼子緊跟着追進來，順着被倉促推開而沒掩上的門，來到後院。啄食的雞羣，嚇唬地叫着飛到隔壁去了。趙懷保在草堆裏恐慌地抖動了一下，鬼子聽到聲音，走到他身後，便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。

『支那豬！』

趙懷保跳起來，吓得失去了知覺。鬼子用槍托敲他的頭，碰他的臉，打他的脊樑，他只退縮着把手抱了頭。鬼子打了一陣，就教他跟在後面挑行李。出村走了一里多路，他才做夢也似的清醒過來，覺得頭上在流血，渾身骨頭關節都在發痛，並且發覺自己跟隨敵人，已來到白晉公路上了。

『我這不是跟着鬼子走了嗎？』

去年就會有許多人被鬼子抓走：有時沒有回來，聽說在路上被殺掉了；有的回來了，却癩頭癩腦，好長時間不和人多說話，有的回來挺神氣，不久却被政府抓起來，原來他們已經受了『訓』，當了漢奸。……

趙懷保一想到這些，身上流起冷汗來。

『我這也完了！×他娘，總得想個法子！』

這時前邊突然發出一陣槍聲。許多手榴彈同時爆炸起來。一小股八路軍帶着四區區隊，在右邊山上佔領一片有利陣地，從當中把敵人截成了兩段。高大的洋馬驚跳起來，『皇軍』的步兵把身子捲縮在『死角』（註七）裏，有些押着『苦力』的已在向後逃跑了。

押着趙懷保的那個鬼子，打了他一槍拐，吆喝說：

『走，快快的！』

又是一陣猛烈的手榴彈，敵人的行列更紊亂了。趙懷保一咬牙：

『我跟你去死！』

搶上兩步，一扁擔便把鬼子打倒。他乘亂奪過他的槍，急忙鑽進山裏，十幾分鐘以後，便和打伏擊的八路軍會合了。

×

×

×

太義村農救秘書（註八）張廣義，在地裏看莊稼，被打了一槍，跑着躲到一個山頂的大石背後，又氣苦，又心痛。看見敵人遠去，聽着公路上的砲車聲消失了，他便回到自己的地裏，動手割下不能再生長的豆角，扶直可能還生長的高粱莖，山地是死寂的，西斜的太陽浮在灼熱的天空裏，空中還留有火藥的氣息。他順着被馬蹄踏出的道路，來到公路邊，聽見田埂下有低微的呻吟，以爲是有人被鬼子打傷了，但又害怕是沒有走盡的鬼子，便爬伏下來，探頭一看：公路旁有一個鬼子歪靠着田埂睡着了，槍枝歪在一邊，光頭冒着熱氣，還有幾隻麻若蠅，在他閉着的眼睛周遭飛動。

『你也有落在我手裏的時候！』張廣義從腰裏抽出了鐮刀。

然而他沒有殺過人，他手有些顫抖。一隻最大的蒼蠅飛起來，嗡嗡嗡嗡地飛了一圈，落到鬼子的眼槽裏去了，竟用兩隻前足搔扒起來。鬼子反應似的用手裏的帽子一拂，胳膊把歪在一邊的槍枝碰倒了。

『只要他一睜開眼睛，』張廣義吓了一跳地想，『我這就完了！』

突然他不知那裏來的力氣，對準鬼子的光頭，猛砍了一刀。鬼子大叫一聲，像要蹦跳起來。他跳下田埂又搶上去砍了幾十刀，直到鬼子完全不能動彈了，這才撿起旁邊的三八大蓋，輕鬆地走回村去。

（註一）決死隊，山西新軍，爲義盟會領導下的主力部隊。

（註二）民兵，自衛隊和游擊小組的通稱。

（註三）蘇店，長治城南重鎮，敵人佔領長治，必須確保這個地方。

（註四）四十軍，舊西北軍編成的「國軍」，抗戰初期作戰頗力，後在蔣介石「曲綫救國」指示下投敵。這時他們已開始動搖，不打敵人了。

（註五）高平，長治以南的縣城，該縣以產梨著名。

（註六）『吃過虧』，這裏指被敵人強姦過的意思，該縣羣衆常用這樣的口頭語。

四 開頭

七月二十三日晚，城東南五里地的中山頭村，打了頭一個大勝仗。

武裝起來的農民們，到處在撲滅敵兵。日寇不能像去年來時那樣三三兩兩地下鄉了，這天他們組成五個人的騎兵戰鬥小組，來到中山頭。一個自衛隊員在閣樓上瞭望，看到森綠的莊稼地裏，時隱時現地有敵騎奔來，便急忙跳下樓跑去報告自衛隊長。

『鬼子來啦！鬼子來啦！』他在街上一邊跑一邊喊。『五個騎着大洋馬的鬼子！』喊聲響動全村，人們都從屋裏跑出來，問：

『來到那裏啦，來到那裏啦？』

『說話就來了！』

人們騷動起來。有從屋裏跑出來的，也有跑出來以後又不知爲什麼跑回去的。

這是太行山腳下的一個小山村，只在放瞭望哨的閣樓底，有一個進口。村街是一條向上的不平整的道路，兩邊零落有幾座瓦房，上下錯落地密排着兩列窯洞，再往上就是種莊稼和不種莊稼的山崖。自衛隊隊部設在坐北偏東的村公所裏，報訊的自衛隊員一進門便大喊起來。

『張隊長呢？』

張隊長帶着五六個隊員已到窯頂上去了。這人在村裏是一個積極的懷盟會員，幹過決死隊，負了

兩次傷，人們因爲他富有軍事經驗，這才選他當了自衛隊長。他的暴烈的個性，很使人們害怕，然而他工作緊張起來，能够接連幾個黑夜不睡覺，却也是大家所欽佩的。這幾天聽到別的村子有繳獲，他早沉不住氣了，聽到報訊的自衛隊員喊叫，不耐煩地向下說：

「叫喚啥，隊長在你鼻子尖上哩！」

「哦，你們已上屋啦！」

「情況怎樣？」

「五個鬼子騎着馬，說話就來了！」

「你看見時離村多遠？」

「二三里地！」

「我們就在村裏揍他，你快去焦家莊（註一）叫游擊小組來！」

那人轉身出村，從小道奔向焦家莊去了。

村裏沸騰起來，有人爬上密頂，有人往山崖上攀登，老弱婦孺都擠到街上，有挾着被子的，有抱着枕頭的，有牽着牛的，有騎着驢的，在一個地方擠成一個蛋，在另外的地方又拉成疏落的線，朝東往山溝裏跑去。山溝只能容一個人行走，人和牲口在溝，擁擠着，牲口長鳴，孩子哭叫，聲音非常嘈雜。

張隊長一揮「決槍」，槍柄上的紅綢在空中飄動起來。

「元頭快去那邊崖上把人們吆喝住！」他命令身邊一青年說，隨又大聲喊：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

五個鬼子怕個「球」（註二）啊！」

於是跑在後邊的，爬上密頂的，攀到半坡上的，都停下轉臉來看隊長了。張隊長又命令身後一個青年說：

「教附在前邊的人快回來，快去！」

那個青年爬上這邊的崖，南崖上的元頭已叫起來了。

「隊長說五個鬼子不怕啥，教大家回來！」

這邊崖上也叫起來了。

「通通回來呀！一個也不讓跑！」

於是在兩邊崖上，跑在後邊的人們便響應着嚷嚷起來。

「不要跑呀，不要跑呀！」

許多人還露出埋怨別人的神氣。

「剛才誰叫跑的？」

「王四則呀！」

「王四則是報訊的，他沒叫跑！」

「王四則報訊是不錯，可是他是多麼慌呀！」

「媽的全是這個王四則！」

張隊長的麻臉只出汗，他又揮起「決槍」來了。

『不要嚷嚷啦！』

站在他身後的青年也齊聲喊：

『不要嚷嚷啦！』

於是嘈雜的聲浪逐漸平靜，只有張隊長一個人的聲音，響遍了全村。

「老婆孩子快往山上跑，在年齡的全在兩邊崖上隱蔽起來，我不做聲誰也不許動。元頭去村口小窩頂上守着。鬼子來了不要動，待鬼子退回時再打。傻子快到村東大榆樹旁邊的房上爬下，看到鬼子來到面前就打手榴彈，別人誰也不准動，我叫打再打！」

村東溝口的人羣已經變小了。窩頂上和山崖上的人們輕巧地快跑起來。張隊長爬上山崖，沒入叢莽裏去。山村暫時落入緊張的沉寂中。

從遠處傳來馬蹄激撥碎石的聲音，人們屏住氣，互相用低聲警告：

『別做聲啦！』

日寇在馬上濁下腰，五匹大紅洋馬穿過閣樓下的圓洞，驕傲地跑進村裏來了。

馬蹄激蕩着似乎可以一觸即破的沉寂。元頭在窩頂上把手榴彈扣了火，身肢緊貼在窩頂上，敵騎一匹一匹地跑過去，右手的食指却偏偏扣不住『火』。他像小孩子過新年放爆竹似的，又想點火，又怕大聲爆炸，好不容易把手榴彈扔下去，敵騎却已從村東折回，跑向村當中去了。在激烈的爆炸聲中，只有最後跑過去的一匹馬，擱了一個撇子，撒下一個鬼子。

日寇進村看不見人，已感到嚴重的威脅，聽到背後手榴彈響，更加驚慌失措起來。先頭的那匹馬

也不顧及後邊怎樣，直向村外衝去，不想從村口的窯頂上，又飛下一個黑東西，發出猛烈的爆炸聲來，竟使快要接近的馬匹，用後足站了起來。後邊四匹馬趕上來，一下收不住脚步，便糾結在一塊。北岸上忽又響了一槍，五匹馬一齊驚跳起來，又有一匹馬，撂下了一個鬼子。

張隊長從叢莽裏露臉，大叫：

『不要放跑鬼子呀！』

人們看見勝利，也都叫起來了。

『不要放跑鬼子呀！』

吼聲震動山谷。最早掉下的那個鬼子，正好趕到，被這一聲吼叫吓得縮小了身子，跪下用中國話喊起來。

『繳槍，我們繳槍！』

崖上的人們就議論着：

『這不是鬼子！』

『假鬼子！假鬼子！』

『哈哈！』有的人居然忍不住笑了。

張隊長發了皮氣：

『笑個「球」！下去繳了槍來！』

人們忽然全楞住了。村裏本來沒有鋼槍，有一些大刀長矛之類的武器，又因剛才慌亂，多半沒有

帶出來。元頭僅有一顆手榴彈也打沒了。傻子這時勇敢起來，抱奮勇叫道：

『別人不丟我去，我還有一顆手榴彈哩！』

他的叫聲挺高，連敵人在下邊也聽到了。跪倒的那個假鬼子急急站起來說了幾句聽不懂的話，騎在馬上的那個把手一揮，便向村外衝去。第二匹馬緊跟着。其餘三個落馬的，都扳着鞍子踉蹌往鞍子上爬。鬼子要逃跑了。

張隊長打了一『決槍』，跳崖向敵人沖去。

『衝呀！』

人羣第二次吼叫起來。

『大夥兒上呀！』

一切的危險和顧慮都忘却了，人們吆喝着，跌着筋斗，翻滾下崖，直向敵人撲去。

有幾個和鬼子扭滾起來，拳脚和吆喝的聲音，雜沓地交織成一片。元頭從崖頂上跑下來，截住了一匹大洋馬。

再沒有誰來聽隊長的話了。他從人羣中擠出來，急得只是拂汗，看見一個石轡轆，便急急跳上去

喊

『不要打，打啥呀，捉住就行了！』

但沒有一個聽見他的喊叫。

村外傳來馬步槍的叫聲，像牧人打的響鞭。到焦家莊去的人回來了，說：

『游擊小組把鬼子截住啦，我一到那裏，他們就趕來了！』

張隊長於是大聲向騷動的人羣喊：

『村外有兩個鬼子四匹馬被游擊小組截住了，快追呀！』

隨後他便帶着從焦家莊回來的自衛隊員，奔向村外去了！人羣外圍有聽見他喊叫的，便跟了上來。有的還向後邊打招呼：

『跟着隊長追鬼子去！』

村外槍聲已沉寂了。從大路上走來十四五個面孔興奮得通紅的青年，露着汗濕胸脯，歪歪斜斜地抗着各式各樣的槍枝，裏面還有一個，手裏牽着一匹負了傷的大洋馬。這便是焦家莊的游擊小組。他們趕到的時候敵人已經過去了，只打下一匹空馬，還有一匹空馬被打傷，跑進高粱地裏去了，還沒有捉到。

村裏的人們捆縛起被打傷了的俘虜，也都跑出來了。於是焦家莊的人們，便知道中山頭的自衛隊，今天捉了兩個活鬼子，一個高麗翻譯，繳獲了三枝大蓋槍和一匹大洋馬。

兩小時以後，從城裏開來一大隊『皇軍』，但村裏的人們却已經砲光了。他們報復地燒了兩間空房，在回城的路上，又被躲在高粱叢裏的游擊小組用麻雀戰襲擊，死傷了十好幾個。

(註一) 焦家莊是中山頭的主村。山西當時實行編村制，若干自然村編成一個編村，主村設村長一人，其餘自然村只設村副，每一編村有一游擊小組，自衛隊則按自然村各為一個單位。在作戰的時

候，主村游擊小組，有盡先幫助其副村自衛隊的義務。

(註二)『球』，晉東南一帶的口頭語，其意義，相當於水滸傳上『什麼鳥事』的『鳥』字。

五 伏擊

自從敵人來後，蘇店游擊小組，白天黑夜老圍着村鎮打圈子，但受過打擊的敵人變狡猾了，人少不出門，人多不好打，這幾天簡直無隙可乘。長臉細脖的隊長來回跨着比別人更大的脚步，眼睛都急紅了。

爲了找尋打擊敵人的機會，他們裏面一個年紀較大的人，回到村鎮裏去。過了一天一夜，這人興奮地牽着一匹洋馬回來了，但沒有得到什麼關於敵人的消息。他進鎮被鬼子捉住打了一頓，替鬼子餵了一夜的馬，第二天早晨溜馬的時候，因爲悶得慌，一股勁兒抽烟，幾乎抽紅了烟袋鍋。爲了報復敵人，他想給牲口一點苦頭吃，看見前面一匹洋馬，細頭長頸，狡猾地頻頻回顧，便把熱燙的烟袋鍋，向牠屁股上一烙。那馬驚跑到鎮外去了，鬼子追到鎮邊，不敢再追，他說他准能追上，沒等鬼子答應便追了出來。追上之後把馬牽到游擊小組裏。

這馬的確不壞，不但細頭長頸，而且腿也很長，連走路都有點像隊長。有一個青年心裏這樣一想，就說出來了，於是人們從此以後便忘了隊長的名字，都管他叫「洋馬」了。

「洋馬」見有繳獲，稍稍活潑了一點。他帶着游擊小組來到南天河，準備休息一下，并派人把洋馬往區上送。這村在蘇店東南，離蘇店只有五里路，他們去時，那裏已駐紮了一排八路軍。依照游擊小組的習慣，是只要一和主力靠攏，就算到了後方的，大家吃飽之後，便都十分放心地人睡起來。

蘇店日寇探知南天河駐了一小股八路軍，半夜集結起來，想實行突然襲擊。在維持會裏支應差使的老王被槍枝碰聲驚醒，恐怕游擊小組在外吃虧，從村長那裏探知他們在南天河，便從南寨塔的一個小洞裏爬出來，趕緊跑來叫醒了『洋馬』。

『洋馬』在酣睡中被猛烈推醒，眼皮乾澀得睜不開眼來。南天河村南兩手抖抖地擎了一隻高腳燈，使他從灰黃的燈光中看見了老王。

『鬼子來啦！』

『你怎麼知道的？』

『我聽他們集合，給鬧醒了！』

『誰告你說鬼子要來南天河的？』

『現在咱村四近，再沒駐別的隊伍呀？』

『那你看見鬼子集合了多少人？』

『黑夜那能看得清！咱村一共駐了三百多，聽動靜至少要來一多半。』

『那就把大家叫起來吧！』

『洋馬』的睡意完全消失了。他冒着大霧，找到八路軍的邱排長。兩個人商量的結果，是八路軍把一個排佈置在村外，準備打破敵人的鼻子，游擊小組去敵人的退路上選擇陣地，準備伏擊敵人。身材矮小，眼睛黑亮的邱排長，一邊打發人去集合隊伍，一邊用南方口音對『洋馬』說：

『一定要肅靜，埋伏好了就不要做聲，老百姓有事愛吵吵鬧鬧的，一吵鬧就壞事了！』

游擊小組裏的人們都被老王叫醒了。他怕天亮後鬼子發覺，溜回鎮裏睡起覺來。「洋馬」回來說明了情況，把洋馬托村剛交到區上，便帶着大家向他設想的設想陣地走去。

一天的大霧，什麼聲音也沒有，空氣是潮濕的，天黑得伸手看不見五指。但游擊小組對每一條道路，都熟習得像在自己的家裏一樣，一個緊跟着一個，走到一片瓜地的邊沿上，停下來了。

「這不是村長家的瓜田麼？」「洋馬」在黑暗中間。

有兩個聲音同時回答：

「是吧！」

「准是！」

「咱們就埋伏在這裏，面對着大路，散開來，不要全蹲在一堆。把手榴彈準備好，鬼子來時不要做聲，待他們退回來，我叫打，就一陣手榴彈把他們打亂，大家一齊猛沖上去。」

于是人們散開了，瓜田熟悉索索地響動起來。

「大家照顧着點兒，誰也不要做聲呀！」「洋馬」又加上說。

原野便沉寂了。

從蘇店方向的大路上，傳來一種彷彿下小冰雹的細聲，人們忘却潮濕，把肚皮與地皮貼緊了。馬蹄踐踏聲和脚步声聲逐漸分明起來，現在是連槍枝偶然碰擊刺刀的聲音也都聽清楚了。從游擊小組的前面，約莫走過百十多個人，後邊便剩下一些零星的脚步聲音。

田埂上坍落下一塊不大的石塊，有一個人爬到瓜田裏來了。大家不響，聽到呻吟聲，解褲子的悉

索聲，拉稀屎的嘩啦聲，田野上散佈了腥臭的空氣。過了一會，又是扎算子的悉索聲，那人在黑暗中邁了幾步，又蹲下來了，一個南瓜被膝蓋碰破，咬嚼聲便大響起來。爬在濕地上的張三胖，再也忍耐不住了，用胳膊輕輕碰了一下身邊的小黑子。

小黑子似乎也有點不憤，反映的動了一動。張三胖便湊過去用幾乎只有自己聽到的聲音說：

『咱們去幹了他！』

小黑子捏了捏他的手，表示同意。

兩個人摸索着瓜藤的空隙，并着前進，雖然沒有什麼根據，都確信一定能捉住這個偷瓜賊。那賊並沒有發覺，直到張三胖走近，一腳踏重了，這才吃驚地一楞，停住了咀嚼，用膽怯的聲音問：

『誰呀？』

沒有回答，張三胖已撲上去，把他的腰箍住了。

『叫喚就宰了你！』他從牙縫裏道出輕微的聲音說。

偷瓜賊不甘就縛，死命掙扎起來。張三胖喘着大氣，死死勒住他的腰，兩人便扭滾在一起，小黑子摸不清那是自家人，只是着急，不敢下手。聽到偷瓜賊忽然輕輕吼了一聲，翻騰上來，他才撲上來用力一推，使張三胖得以翻身騎在那賊背上，兩手扼住了那賊的脖子。小黑子取下腰間的手榴彈，在那賊的頭上敲打起來。才只打了兩三下，偷瓜賊便馴服了。

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，我是……』

『你是個漢奸！』小黑子解下紮腰帶，輕蔑地說：『中國有你這樣的人！』

張三胖把偷瓜賊的胸脯貼了地，扭轉他的胳膊，小黑子便上去把他捆縛起來。

『洋馬』聽見響動，知是捉住了偷瓜賊。但一聽他們高聲說話，却着了急。他生怕驚動敵人，壞了大事，正要走過去時，南天河的機槍噠噠呼嘯起來。張三胖縛好偷瓜賊，來找隊長。

『你們看就中了！』『洋馬』只不在意的說了一聲，便向前移了兩步。

游擊小組更加逼近大路。

張三胖和小黑子都躊躇起來：打仗，俘虜得跑掉；看俘虜，又撈不着打仗了。最後還是張三胖想出辦法，教小黑子按住偷瓜賊，自己解下紮腰帶，把俘虜的兩腳和兩手捆在一起，然後把田垠上的大石塊壓在他身上，偷瓜賊已不掙扎，只有任憑擺置了。

敵人從南天河潰退下來，大路上充滿了紊亂的馬蹄聲，脚步声，槍枝刺刀碰擊聲，恐怖的唧噥聲。『洋馬』大聲教扔手榴彈。火光閃忽，爆炸接連爆發起來。敵人的行列潰散了。張三胖和小黑子擺置好了俘虜，趕到陣地，游擊小組已經挺起長矛，衝入潰亂的敵人行列裏去了。

日寇沒有能夠組織抵抗，丟下二十多具屍體，潰竄到蘇店鎮去。游擊小組沒有窮追，搜集了繳獲的武器，鋼筆、錶、日記本等，天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發了亮，霧不知在什麼時候消散了。太陽忽然從太行山上爬了出來。

蘇店鎮裏響了砲，砲彈呼嘯着落在離戰場不遠的高梁地裏爆炸了。人們這才收拾起繳獲的十一枝大蓋槍，滿懷着各式各樣的戰利品，脫離了戰場。只剩下『皇軍』的屍體。在護日造的砲彈轟炸着。

一小時以後，勝利的游擊小組，便又和脫離了南天河的一排八路軍會合了。

六 殲滅戰

蘇店游擊小組獲勝的第三天，司馬村村民用一切莊稼用具，殲滅了日寇一個武裝宣傳班。

這村子離城二十里地，看西南，隱在大路的西側，離大路不足五里地。躲在閣樓上放瞭望哨的自衛隊員叫做趙二則。他看見日寇十多個人的行列，爲頭的一個打着白旗，從城裏往寺走去，便跑下閣樓，想抄小路趕去送訊。寨牆拐角處正走來一個奶着孩子的女人，趙二則因爲低頭快跑，和她撞着了，那女人被撞，倒退幾步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下，女人本能地用手護着孩子，眼睛裏含着淚，看見是趙二則，便用幾乎要哭的聲音罵了起來：

『你要死啦，你倒像忙着去殺頭啦，你……』

趙二則吃力地笑着說：

『我的大奶奶，這不是發脾氣的時候，城裏出來鬼子啦！』

『真的？』

『騙你是這個！』趙二則伸出右手，把中指伸直，其餘四個指頭在空中划了兩划。說：『一共十二個鬼子，打着白旗子，順大路到看寺去了！』

『你報告自衛隊長去？』

『不，我給看寺送訊，回頭再和自衛隊員說。』

趙二則頭也不回地跑向看寺去了。
女人扔掉孩子，火急的大叫起來：

『來鬼子啦！來鬼子啦！』

這女人外號叫『大砲』，因為她性急膽大，遇事愛搶先出頭，村裏的人很早就給她起了這個名字。去年鬼子來，別的女人全跑了，她說她不是青年媳婦，不信這個邪，沒有跑，被三個鬼子輪流『收拾』過一次。今年她聽說鬼子要來，恨得咬牙切齒的，特地去城裏買了一把剪子來，早晚不斷的磨，準備鬼子再來收拾她的時候，好拚命。人們因此又給她起了另一個外號，叫做『一把剪子』。聽說來了鬼子，她孩子也不顧，蹦蹦跳跳地在街上邊跑邊叫：

『來鬼子啦！來鬼子啦！——鬼子到看寺去啦，大家出來截住打呀！』

老年人，壯年人，青年人，小孩子，女人都從屋裏跑出來：

『鬼子在那裏？』

『誰看見的？』

『有多少鬼子呀？』

『一把剪子』沒想到她這一嚷，能嚷出這許多人來，完全慌惑了。她指手划腳，結結巴巴地說：

『鬼子到看寺去了。……你們去打吧……十二個全打着白旗子……』

她嘴角上的唾沫，直噴到站在她面前，手裏握了一個門槓子的青年的臉上。那青年很着急，沒有在意地把臉一抹，急着問：

『鬼子在那裏呀？』

『一把剪子』話語更不連貫了。

『我說不清，是趙二則在村東放哨看見的，我懷裏奶着小孩，他把我碰倒了，我是……』

青年不滿意的打斷她的話：

『你是個冒失鬼！』

一個牛一般強大的漢子，用胳膊肘推開一條道路，從外邊擠進來了。這人長着一付滿是疙瘩的大臉，胸脯像赤銅般又紅又硬。

握門槓的青年却把不耐煩發洩到來人身上，說：

『究竟怎樣辦呀！我們已唧唧噥噥够了！』

來的人是自衛隊長秦雙龍，是一個性急而勇敢的人物。這一帶的羣衆武裝，都是在決死隊幫助下訓練起來的，看寺游擊小組還有去年鬼子遺棄下的一挺輕機槍，司馬村自衛隊在今春檢閱，曾以精神飽滿，行列整齊，榮獲全縣第一名。別的村莊都故意找他們的毛病，想趕上他們，過去一直沒有辦到，這次鬼子到來，他們却沒打一個漂亮仗，秦雙龍簡直急壞了。七八天以前，他曾裝做拾大獎的，徘徊在長子門（註一）附近，看見一門小鋼砲，又見敵人以為是在城關，戒備並不森嚴，挨到天黑，便爬着繞過哨兵，把砲連座也偷了起來，一直跑了三四里路，敵人打着槍追上來了，他覺得背後很重，腰也直不起來，嘴裏泛出泡沫，心裏有一股東西像潮水般往上湧，好容易跑到一片高粱地，以為不要緊了，不料從兩側射過馬步槍來，他聽到馬蹄聲響，心一急，眼一黑，這才吐了一口血，扔下了

小銅砲。

『哼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沒柴燒！』他憤憤地吐了一口帶血的唾沫，藉著高粱叢掩護，擺脫了敵人。

回來以後他便天天和人們研究周圍的地形，設想敵人如何來，計劃應該怎樣打。這回他聽到『一把剪子』嚷叫，知道敵人來了，便推開人羣，直擠到核心。

秦雙龍揮動著粗大的胳膊，他的高大的聲音捲過騾動的人羣，把喧聲壓下去了。

『不要嚷呀！靜一點不好麼？——』十幾個鬼子，我們的游擊小組一定能打他回來。現在我們就到大路上去。挨著趙二則的瓜田，兩邊莊稼長得最好，大家都去莊稼地裏爬著，鬼子來了，我叫上，大家就一齊上。——只要大家齊心，打他個措手不及，鬼子的鋼槍准是我們的，一枝也跑不了！』

人們一聲聲擁出村，分散排擠著沒入高粱叢裏去，破碎的光影在地上幌蕩著。突然從看寺方向傳來大槍的吼聲，輕機關槍也響了。不知是誰在高粱地裏叫了一聲：

『噯，咱們的游擊小組打響啦！』

槍彈呼嘯，空氣被鉛與火撕裂。從大路右側的地裏，冒出秦雙龍有力的聲音！

『誰嚷嚷呀？——不要做聲，不要動！』

人們都用小聲彼此警告：

『不要一人壞事，坑害大家呀！』

槍聲更密了。三八大蓋清脆聲音，零落而間歇地發響。這是敵人在潰退中的還擊。敵人的武裝宜

撫班從原路退回來了。

趙二則先於敵人趕到看寺。日寇轉過一片高粱地，剛才看見埋在綠蔭中的村莊，便遭到突然襲擊，傷了四個。他們還不知道來路已變成火山口，一邊回擊，一邊撤退，有的撿了帽子，有的丟了鞋，宣撫旗也在荒亂中扔掉了。

好像打悶雷似的，從青紗帳裏發出一聲吼叫：

『上呀！』

一個滿臉疙瘩的油臉大漢突立起來，兩邊高粱叢裏響應着發出一聲震激大地的咆哮：

『上呀！』

青紗帳裏的人們全都突立起來：釘鉋、鋤頭、鐵鍬、斧頭、門栓、扁擔、木棒，……彷彿林木一般豎起，直向『宣撫班』撲去。武士和鬍子全慌了手脚，走在前頭的『太君』（註二）被撲了一扁擔，狗一般地尖叫了一聲，竄出人羣外去。剩下的鬼子發出一陣獸性的喊叫，便被各式各樣武器淹沒了。

握着門栓的急性青年，緊緊地追看那個逃竄的『太君』。這個鬼子穿着大皮鞋，因為使了最大的力氣，跑得却也不慢。他想鑽青紗帳，可是兩邊的田埂都有二三尺高。他想多拐幾個灣，不想只拐了一個灣，就無路可走了。他跑到一片小空地，當中一口井，三面是園田，田埂很高。青年已經追上來了，他只得往田埂上爬。兩手一按田埂，身子懸了空，剛跨上一條腿，青年已扔掉門栓上來一把將他垂下的那條腿抱住了。兩個人都跌倒下來。『太君』一腳踢倒青年，急速站立起來，剛要走，青年已爬起來把他的腰攔抱住了。他的一手還死抓着他腰間的小手槍。於是兩個便誰也不能奈何誰，急促地

喘着氣，相持了起來。

青年從『太君』胳膊下臂見圍牆上趙二則匆匆跑來，便不管敵人如何捶打他的脊樑，一股勁兒大叫：

『趙二則！快來呀！我捉住鬼子了！』

『太君』看見趙二則跳下圍牆，猛然使一把勁，一扭身竟把青年摔倒了。趙二則恰好趕上，乘他用力過猛，揮着兩手平衡不住身子，左手抓住他衣領，右臂抱住他屁股，一下把他頭朝底脚朝上地扔到水井裏去。

井底發出深沉的噐聲，接着便什麼聲音都沒有了。

青年雖然摔倒，手却没有鬆，從地上爬起來，看見一枝六輪槍還在手裏，興奮地叫道：

『瞧，這手槍的輪子，倒像蜂窩子！』

『一把子』不知從什麼地方也趕來了，她問：

『那邊人們都說你追着一個鬼子官兒，那鬼子官兒呢？』

『到井底喝水去了！』趙二則笑着回答說。

三個人全都笑了。

(註一) 長子門，即長治的西門。

(註二) 『太君』，日語意思軍官，晉東南羣衆，見敵人這樣叫他們的長官，故見到敵軍官，也都這末稱呼。

七 「槍迷」李鐵工

在民兵當中，人們沒有不知道「槍迷」李鐵工的。

李鐵工生在賈掌村，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農民。他父親當了一輩子僱工，很早就去世了。他從小替人家放牛，還在蔭城（註一）街上學過鐵匠。他就靠農忙時打短工，農閒時打鐵，來養活自己和他的母親。痛苦的生活，鍛鍊成他一種單純而倔強的個性。前年剛成立機盟會，公道團（註二）裏的「好人」說，參加了便要「赤化」，他却毫不猶豫地參加了。「共產黨怕啥！」他說，「橫豎又共不着我！」在賈掌村游擊小組裏，他是一個最有信心和勇氣的人。「強龍不壓地頭蛇，鬼子來了頂槍，要沒有漢奸，他連東西南北都不知道！」他有著一付圓圓的黑臉，一對一笑便成爲一條細線的眼睛，多肉而裂開的嘴吧，好像永遠在微笑。人們都愛用好意的咒罵和粗重的拳頭來表示對他的親熱。

「槍迷」這外號也是大家給起的。司馬村秦雙龍偷砲沒偷成，倒賠了一口鮮血，他聽到比別人更覺可惜，一拍大腿說：

「暖愛，傻瓜傻瓜！背着砲能跑多遠？撈過來扔「球」到非裏就算了！要往回拿，還是偷槍。我這幾天一定要偷枝大蓋槍！」

人們看他那神氣，好像敵人的大蓋槍可以一去就拿來似的，禁不住都笑了。

「媽的，你倒是個「槍迷」了！」

於是從此他就有了一個外號，人們幾乎把他的真實姓名都忘了。

他幾次混進蘇店，胳膊上纏了『苦力證』，替鬼子砍柴、擔水、換槍托、換拳頭、換皮鞋尖，但總沒有撈到偷槍的機會。直到有一次被捕，他才打翻一個鬼子，奪得一枝大蓋槍。

那天黃昏他替鬼子劈柴。北屋原駐着十多個鬼子，這時裏面都沒有動靜。外間屋裏的桌上放着一枝步槍，旁邊還放着一條子彈袋，他咳嗽了兩聲，沒聽見反應，便悄悄蹣跚進去了。他的手高興得發抖。幾乎要碰到槍身了，却不料從右側的裏屋，大叫一聲跳出一個鬼子來。

『你的良心壞了的！』

他趕緊縮回手，裝做不在意的樣子。

『嘻嘻！亮晃晃的，這號槍我還沒見過哩！』

鬼子因為常丟槍，這次設下了圈套，以為這次可捉住偷槍賊子，驢一般的大叫起來，連推帶打，把他按倒，便用穿着皮鞋的腳，在他脊下亂踢。

這之後又從外面來了兩個鬼子。三個鬼子一齊動手，把他捆起來送到一個小屋裏去了。這小屋黑暗而且潮濕，門被緊緊地鎖着，窗戶眼兒連拳頭也伸不出去。

『他媽的，』他恨恨地想，『偷雞不着反折一把米，這會怕連性命也要不保了！』

第二天鬼子換防，他被帶到重關（註二）的龍潭河，押在一個空洞而破敗的樓上。在被押送上樓的時候，他一邊走一邊偷看屋內外形勢，下決心地想：

『不管怎樣，今晚一定要逃跑！』

這個山村面向西南，是背山建築的。樓下有五間屋子，當中一間堂屋，西邊裏屋都住了鬼子。挨到天黑，樓下的燈光全熄滅了。不到兩小時以後，聽不懂的說話聲漸漸低沒，鼾聲高昂起來。他記起他已有兩天沒吃飯了。

「就是被打死，也不能被餓死的！」

胳膊上的麻繩陷在肉裏，他極力伸長脖子，把上下門牙對齊，一根一根地咬斷。掙扎半晌卸脫捆縛，窗外透進繁星的薄光。他輕輕走到扶梯口，爬下伸出頭去。樓下黑森森的，只有從兩邊裏屋傳出的鼾聲，在沉寂的空氣中蕩漾。

「這時要有兩棵手榴彈，一間屋裏給扔一個，該多美！」

爲了不使樓梯發出聲音，他蹲下來，先把兩手支撐住體重，然後把腳一隻一隻地交替着，輕輕伸到下邊的梯級上去。站穩以後，再蹲下來，如前像癱子走路似的，這樣毫無聲息地下了樓。外間屋裏什麼也沒有，院裏充滿了星光。快到門口，他忽然怔住了，黑暗中有輕微的鼾聲，還似乎有人在喘喘。看見雪亮的刺刀，他才慢慢辨識出是一個衛兵在蹲着打盹。

「×你媽，不是你就是我！」

他像貓一樣地撲上去，奪過槍來反攔一刺刀，轉身溜到半山坡上去了，那鬼子臉上被逼了一刀，沒有死，大叫起來，驚起屋裏的鬼子，追到村外，向山上胡亂打槍。「槍迷」溜過幾個山。便把槍聲扔到老遠去了。

他快活地想：「有本事你就追上來！」

他回到游擊小組，興奮地舉着槍說：

「看，我弄到一枝槍了，帶刺刀，還是新的，就可惜沒子彈！」

大家幫他湊了三排六五子彈，他更加高興了：

「嚇，過幾天我還要偷一枝！送給沒槍的同志！」

然而這一次他又幾乎失敗。在一個新月將落的下半夜，他掖了三顆手榴彈，持着槍摸到蘇店近邊。他原想出其不意地刺死敵人一個哨兵，不想敵人却先發覺了他，朝他射擊起來，一會兒機關槍也響了。他看着不行，便往回跑，敵人緊追，他不敢回賈掌，折向東北，快要跑到山地，這才擺脫了敵人。他在一個山坡上，倚着石頭休息，心想：

「這次不行，

下次再來！」

天不知在什麼時候亮了。在長滿秋禾的大山背後，突然大炮轟鳴，機關槍尖叫，發生了激烈的戰鬥。

「倒要看一看哩，」他想，「誰又在那裏幹上了！」

於是他忘了一夜奔走的疲勞，分開叢莽和秋禾，攀援着爬上了山頂。

在山頂上，他爬上一顆大槐樹，藉繁密的樹枝，隱蔽了身體。山下一個戰鬪的場面在他視野裏展開。對面山脚下，一列黃兵（註三）作成不整齊的散兵隊形，在向山上衝。從賈掌村發出大炮與機關槍的咆哮，對面山坡上的陣地，被打得突起一團團煙霧。那裏有幾個灰色戰士（註四）在戰鬪着，有的

們已在向後撤退了。

原來一小股八路軍，打聽得董關的敵人從這裏到蘇店去，原計劃割下敵人一截尾巴，不想却打着了敵人的半腰。日寇知道這裏沒有大隊伍，自持人員和武器的優勢，便不管地形是否有利，展開了反擊。戰鬥出乎意料之外地激烈了起來。

李鐵工跳下槐樹，把步槍裝上一排子彈，飛一般跑下去，在離開狹道二百多步遠近的一級梯田上臥倒下來，瞄準黃色的散兵，砰砰打了三槍。

敵兵遭受了意外的襲擊，紊亂起來，賈掌村邊的砲火，也被吸引了過來。羣山震撼，鐵片與碎石飛迸，壓迫得李鐵工抬不起頭來。對面山坡上的槍聲變激烈了，八路軍以爲這邊來了援軍，穩定了陣地，並且向前推進了一步。

「這地方不保險，」李鐵工聽得砲彈在身邊爆炸，想：「還得向前走走才行！」

他在高粱叢裏又爬下兩級梯田，砲彈在他身後爆炸，他知道沒有危險了，抬頭看見對面灰色散兵向下進攻，便把三顆手榴彈都揭開保險蓋，扣上火，一個緊接一個，投到狹道上去。

三顆手榴彈增加了敵人七八個傷亡，日寇弄不清兩邊山上究竟有多少人，丟下傷亡的屍體，逃進賈掌去了。李鐵工在山下的狹道上與八路軍會合，打掃戰場之後，真的又獲得了一枝大蓋槍。

(註一) 蔭城，長治重鎮，以出產鐵器著名。

(註二) 董關，縣名，在長治以東，全縣皆爲山區。

(註三) 黃兵，即日本兵，因穿黃軍服，故名。

(註四) 灰色戰士，一般指中國軍隊，這裏指八路軍。在抗戰初期，無論「國軍」或八路軍，都穿灰色軍服。

八 寧死不屈

日寇挨了打，縮手縮腳躲在據點裏，再不敢出來了。

高粱和穀穗沉甸甸地垂下頭，已快到收割的季節。南下的日寇進入晉城，既苦於後方交通時被切斷，又苦於抗日軍民日夜襲擾，狼狽潰退到長治來了。

好像掩護着敵人似的，四十軍緊隨着日寇，又佔領了長治的山區。八路游擊隊轉移到太行山裏去了，主力被阻隔在高平境內。地方軍政民機關與四十軍召開聯歡大會，人們第一次用激昂的聲音，呼喚出『反對妥協投降』（註一）的口號來。

原野上的人們却什麼也不知道，興奮地撲滅着敵人的散兵，以爲鬼子又要像去年那樣撤走了。

可是只平靜了三天，日寇對人民的反抗展開了殘酷的鎮壓。這天拂曉，兩個聯隊的『皇軍』，散開分成許多小隊，到處捕捉自衛隊和游擊小組。

王董自衛隊長鮑和喜，做夢也沒有想到忽然會有這一突變。太陽剛露出山頂，槍聲還不稠密的時候，他從炕上驚起，取出在戰鬪中繳獲的大蓋槍，跑到村後的廣場上去。這廣場南面背立一溜瓦房，北面沿村有兩行不整齊的樹木，因爲從這裏可以聽到蘇店的動靜，人們一聽有情況，很自然地就都跑來了。鮑和喜起來，靠北的一顆大榆樹下，已經聚集了二十多人。豐茂的秋禾遮住視線，人們只聽得槍聲在一個地方沉寂，又在另一個地方爆發。山谷傳來恐怖的迴響。村裏繼續有人往廣場上來，有些

老婆孩子已在往山上逃跑了。

情況看來很嚴重，但鮑和喜相信『槍迷』『強龍不壓地頭蛇』的真理，一邊用大聲催促老婆孩子快跑，一邊用興奮得發抖的手指在槍鏢裏裝了子彈。

『今天得到大路上去打！』他說，看見幾個中年人面有懼色，又加上說：『本鄉本土的，打不贏也跑得脫，怕啥？在年齡的全跟我來！』

青年們都笑了。

『走吧走吧！要去大家都去，在家啥都不知道，也怪悶得慌的！』

於是大刀，長矛，手榴彈，土槍，三八式，拉成一條雜亂的線，插入青紗帳裏去了。

槍聲更加激烈，也更加接近了。流彈從頭頂上竄過，砲聲吼叫起來。鮑和喜的身肢屈曲得像猿猴，嘴也尖得更像猿猴了。跨過一條小道，進入另一片高粱地，一棵溜彈打得高粱叢搖擺起來，鮑和喜一蹲身，別人全都臥倒。背後有激烈的馬蹄聲，一隊敵騎從小路向東跑去。自衛隊被截成兩段，沒有通過的人，都落到小路後邊去了。

鮑和喜仍然毫不在意。人多打人多，人少打人少的仗，他對這個已習慣了。

『有幾個算幾個，』他又開始向前移動，心想：『萬一吃不住勁，跑起來還便利一些。』

激烈的槍聲在後邊發作起來，被截在小路那邊的人們，似乎已遭到敵人的圍擊。一棵似乎打偏了的砲彈，落在離鮑和喜不遠地方爆炸了，烈煙飛揚，大地抖動，聽來還有許多汽車，在各處嗚嗚地苦叫。列子裏有人已被驚散，跟在隊長後邊的只剩下不到二十個人。從這往縣城的大路上，來了一隊

『皇軍』，一邊走，一邊向高粱地裏胡亂打槍。人們都臥倒了。不知是誰在輕輕地說：

『我打鬼子從來沒有害過怕，今天不知怎麼有點心跳了！』

鮑和喜也有一些緊張。但以英勇善戰著名全縣的王董自衛隊，既然拉出來，是不能見了敵人就縮回去的。他並沒有退意。

『就這末着吧，』他下決心地輕輕向大家說。『殺掉幾個鬼子就各奔前程，各人回各人地裏幹活去！』

在呼嘯的槍彈壓抑下，人們又向大路近邊爬了兩步。敵人從前邊走過去了，尾巴疏落起來，鮑和喜扔出一個手榴彈，於是恰像稻田裏被驚擾了的青蛙，十幾個手榴彈，一齊從青紗帳裏，蹦跳到大路上去。

七八個鬼子跌倒了，其餘的發一聲喊驚跑起來，但敵人的先頭部隊，都固執而自信地插到小路上，拉網一般地散開，鑽進高粱地，像獵狗看見野兔似的，撲奔上來了。

人們都被衝散，只剩下四個還跟着隊長。輕機槍的火力交叉着掃射過來，砲彈掀起塵土，轟然發着巨響。一個自衛隊員被削去天靈蓋，另一個右腿被炸沒了，其餘兩個把面孔貼了地，好像要鑽進地裏去似的。接着機槍砲火一停，敵人作成半圓形的散兵，包圍了上來。

鮑和喜對準逼近來的一個鬼子打了一槍，敵人應聲跌倒了。

『嚇，你們捉我不住！』

然而緊接着一排槍聲，兩個剛要站起來的自衛隊員，被打倒在地裏翻滾起來。鮑和喜沉著的又打

中了一個敵人，衝出了重圍。三個鬼子在追趕他，在幾聲清脆的槍聲中，他覺得被三個什麼東西重重一擊，便跌倒了。他掙扎着爬起來，感到身體麻木，心裏想：

『負傷啦！』

接着便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，又跌倒了。

但他的意識仍然是很清楚的，看見敵人逼近，他想：

『死就死，武器可不能再退給他！』

他使盡一切的力量，把大蓋槍在田埂上碰毀了。一個鬼子上來衝頭打了他一槍拐，他覺得眼前一黑，便失去了知覺。

他在難耐的夢一樣的模糊感覺裏，掙扎了許多時候才甦醒過來。彷彿聽見又似乎聽不見似的，許多人的慘叫和呻吟在他耳朵裏嚙嚙作響。他睜開眼睛，看見熟識的瓦房、樹行、大榆樹、動彈了一下，知道自己是被捆縛住，並且不知怎樣被敵人帶到出發時集合的廣場上來了。周圍有二十多個青年，有的被打破頭，有的被打斷腳，有的沒了胳膊，躺在血泊裏，痛苦地呻吟着。村裏沒有逃盡的女人也被拉來了。

一個粗短而結實的『太君』，從東向西邊走邊用刀背砍人。他看見鮑和喜醒了，便把刀一揮，用生澀的中國話問：

『你的，是不是游擊隊長的有？』

鮑和喜的頭枕在血泊裏。他的肺部受了傷，呼吸時十分劇痛。死的意識使得他的思想清楚而單純。

起來。曾經和他在一起戰鬪過生活過的人們，都在遭受敵人的宰割，作爲領袖而率領人們創造了光輝業績的他，對於敵人，他覺得現在只有英勇地犧牲，給全村留下一個英名。然而敵人却把刺刀指着他的鼻子尖：

『你的，是不是游擊隊長的有？』又重複問了一句。

鮑和喜聽到這個驕橫的聲音，生着很大的氣。秋禾散佈着輕微的香氣，熟識的瓦房在陽光中更加明亮起來，一切都十分親切，却又都十分陌生。他瞪了敵人一眼。

『太君』感到他無聲的反抗，把臉掉到一邊去了。從旁邊走來一個白淨面皮的翻譯官，和他說了些聽不懂的話，便到鮑和喜身邊，做了一個親切的嘴臉。

『咱們都是中國人，你知道，中國人一向是不和中國人爲難的！』

鮑和喜沉默不響，對這些鬼話，表示十分不耐煩聽。

翻譯官做了一個笑臉，接着說：

『這樣對他又有什麼好處呢？不要以爲『皇軍』會這樣你啦！』他挺起胸脯，好像和鮑和喜是多年老朋友似的，『只要你把你村裏的幹部一一說出來，包管沒你的事，我完全擔保！』

四下裏的槍聲此落彼起，汽車喇叭的尾巴像深山中的狼叫。村裏起了火，唧唧雜雜地有許多灰燼，在暗淡的陽光中飛舞。同伴們的呻吟像刺刀一樣割裂着鮑和喜的心，而這個飽藏陰險的白淨的笑臉，却偏偏湊到鼻子尖上，喋喋不休地嚼着些卑污的話。

『不要說啦吧，我就是這個王董村的自衛隊長，名叫鮑和喜，別的我全不知道！』

「你真不知道？」

「知道也不能告訴你！」

這之後無論翻譯官說什麼，鮑和喜都躲着把臉掉到一邊，再不做聲了。

「太君」咆哮着用刀背在鮑和喜的身上亂砍起來。他被捆縛着，無法抵抗。過了一會兒，走來幾個尤着香檳的小漢奸，解了縛，剝去他的衣褲，反剪着捆了他的手脚，把繩的一端繫到大榆樹上去。翻譯官走過來威脅說：

「你不怕死？這是最後一次了！」

鮑和喜沒有回答，繩子一批，便被吊起來了。他的頭部和胸都滴落着血，然而卻沒有流眼淚。雖然他嗓子已經嘶啞，仍然拼出所有的力氣喊出來。

「打倒日本強盜！」

敵人用皮鞭抽打他，他喘息、掙扎，在空中打着迴旋，仍然悶不絕口。最後他昏過去了。

等二次醒來時他發覺自己是被放在地上，他又喊了一聲：

「打倒日本強盜！」

幾個鬼子用密排的槍刺撲奔到他的身上。當他再一次醒來時，他又被吊到樹上。他翕動着嘴唇，但叫不出聲音。他只能瞪大着眼睛，從血淚模糊中透出對於敵人的憤怒。

……日寇的屠殺繼續了五個晝夜。原野上的人們都逃往山裏去了。到第七天的晚上，才有胆大一些的人回村，然而他們沒有在村裏停留，當晚又回到山裏。

沒敢回村的人們就向他們打聽：

『能回家去麼？』

『回去還有個啥？』

『那不就完啦！』

『你還想要啥？』

於是，不管男人和女人，都悲憤地叫了起來。

『燒吧，殺吧，反正咱們啥都沒有了！』

(註二) 那時妥協投降空氣正在全國醞釀，四十軍上層份子的反動行為尚不十分顯著，只是消極觀戰，妨礙別人打鬼子。這個口號當時教育該部的下層軍官和士兵，曾起了相當大的作用。

九 在動員會上

人們一逃到山地，便陷入饑餓的難境。

縣區機關團體向各地呼籲，並組織幹部募集糧米，但『遠水救不得近火』。

專署路東辦事處（註一）與機盟上黨中心區聯合決定，要求長治軍政民無論克服多麼嚴重的困難，都要動員起來搶秋。在獲得縣裏轉來的指示以後，一二兩區軍政民戰時聯合指揮部（註二），便分別召集了『一攬子』（註三）的村級幹部大會。

一區大會是在一個有着發響的松林的半山坡上召集的，時間約好是在晚飯以後。但人們到得很晚，直到『勺星』（註四）底下的兩顆星和『北斗星』（註五）拉成直綫，還沒有到够一半。先來的人們各人躺在自己樂意躺的冷石塊上，呆呆地看一會星天，聽一會松濤，忽又煩燥起來，咒罵着遲到的人們，並且用氣憤的聲音催促：

『開會！開會！——還等誰呀？』

遲到的人各有各的理由：有的說孩子的媽生了病，有的說跑了一整天沒借到半斤米，有的什麼都不說，一來就像黃牛似的直叫喚：

『快餓死人了！還開個什麼『球』會呀？』

區機盟秘書揮了揮胳膊：『要不是鬼子殺人放火，誰還樂意教大家到這裏來受這個洋罪？』

『那末我們的隊伍呢？』一個白鬍老頭子問，『我們的隊伍爲什麼不來把鬼子趕跑呀？』雖然問得這樣緊，但他似乎也並不要求回答，接着就板着指頭一個人嘮叨起來了。

區懷盟秘書對於老頭子的質問和嘮叨，一下子也沒想到回答，大前天他從縣裏回來，知道最近山東出了『太和事件』，河南出了『確山慘案』（註六），……晉東南也快要『下大雨』（註七）了，他懂得的道理雖比一般人多，却不能把了解東西用簡單的話語說出來，沉默了一會，他只得帶點樣樣，打斷了老人的嘮叨：

『咱們的主力有限，頑固派還要打他們，眼前就有四十軍在三，四兩區，你爲什麼不教他們去打鬼子？』

『不要說四十軍了！』一個手擎紅櫻槍，胸前掛着兩個『醋瓶子』的青年，忽然插進來說。『不提這個主兒還好，提起來就叫人生氣。上回我們游擊小組和區隊配合去摸蘇店，沒摸好，天亮時教鬼子壓下來了，恰巧退到他們防地，他們不給讓路，還向我們開槍！我們派人去聯系，說我們是區游擊隊，被鬼子逼迫退下來的，你知道他們說啥？他們說，是游擊隊就該到前頭去游擊，退下就要執行軍法。——嚇！我×他娘哩，執行軍法！』

『還有比這個更糟的哩！』一個額角上有一塊亮疤的青年，大概是什麼村的青教會幹部，也插進來了。『前天范同志就來說過一件事：三區婦教會在蔭城駐，四十軍來了叫她們讓房子，她們說我們是三區婦教會，在這裏還有工作，一個副官模樣的官兒就來了，一板區婦教秘書的臉，鼻子裏哼了一聲說：『婦教會？哼！搗什麼鬼，一個小×女孩子！』她們只得把房子讓出了，晚上又有一個什麼團

長，把區婦救秘書叫到團部。她以爲有什麼工作上的事情要商量，到那裏一看，原來僅是些官兒在喝酒，說要她找幾個漂亮媳婦，陪着他們玩玩！」

「陪着他們玩玩」？這不和鬼子一樣了！」白鬍老頭又生起氣來，插進來說。

「現在人家要找我們的事兒同我們鬧『磨擦』哩！——你沒聽說到處鬧『磨擦』麼？現在有許多頑固份子，在陰謀妥協投降，企圖分裂倒退，……」

區儀盟秘書似乎因爲別人引了頭，幾乎要把從縣裏聽來的報告，原本原樣地說出來了，老頭子却只捕捉了兩個字，裁斷他的話問：

「投降！——現在誰還要投降？」

額角上有亮疤的青年，大概也常往縣裏走動，他用「早就知道了」的聲音，搶着代替儀盟秘書回答說：

「頑固份子哩！——除了他還有誰能這樣說！」

「投降！」老頭子揮着手，似乎又要嘮叨起來。「讓他們去投降吧！我是，你知道，去年我是，……」

黑暗處一個高大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：

「開會啦！開會啦！人已到齊了！」

這是區長的聲音。區儀盟秘書走到那邊去了。露水浸潤了人們的單衣，大家簇擁着圍着一塊平滑的大石在叢莽裏坐下來。游擊小組包圍在人羣的外圍，紅櫻槍和三八式在繁星的薄暗中燦燦有

光。

區儀盟秘書大聲喊：

『不要開了！開會啦！』

人羣逐漸平靜下來，他簡單地報告了開會的意義，最後說：

『現在請區長對我們講話！』

人羣似乎總不能完全安靜，有人頻頻咳嗽，好像心裏有什麼不滿在被壓抑着。一個纖長的影子在大石旁邊站起來了，這就是區長。他前些日子在東城工作，被鬼子抓去當了三天『苦力』，現在他把兩隻胳膊撐在石塊上，眼睛像天上的星星發光，似乎一瞥就把誰都瞧到了。

『各位工作同志！』他的聲音有點悽楚，接着沉默了一陣。

松林悽厲地悲嘯起來，秋風颯颯掠過，掀起人們心裏無限的悲憤。從溝底的小村裏，傳來孩子的夜哭，遠處有狗在叫，孤獨而悲愴地，使人聽到心直發抖。

區長鎖定了自己，繼續說下去了。他鄭重地向大家說明，要不是日本鬼子姦淫燒殺，大家絕不會受到這樣的苦難；要不是『中央軍』到處找『磨擦』，今年日本鬼子也不會打不走；要不是三四兩區不出糧食，政府也不會使大家連糠也吃不飽。他讚揚了大家過去的戰鬥業績，和現在寧死不屈的堅韌精神，表明自己一定要和大家同生死，共患難，堅持奮鬥到底。最後他說明了一件大家就要動手做的工作，就是現在秋收將屆，早熟的莊稼已經可以收割了，爲了今天不挨餓，明春有飯吃，無論環境如何惡劣，一定要從現在起，立刻動員起來搶收。

『具體的辦法怎樣呢？』他結束說，『這就要大家根據現在的情況出主意，討論出一個能够辦到的辦法來。』

人羣又嚷嚷了起來，然而再不是埋怨政府和工作幹部了，各人都爭先說出自以為盡善盡美的辦法，會場上起了爭論。

一個有着一隻螺眼的青年，搶先站起來發言。

『我先說，我們要搶秋，頂好晚上去偷着割，白天鬼子人多，又有汽車又有砲，碰着就吃不消，晚上就不同了，前天黑夜我回咱村的時候……』

接着他彷彿不是討論搶秋，倒是要向大家報告他回家的經過似的，拉拉扯扯地說起他那天黑夜回村的故事來了。於是村懷盟秘書便打斷他的話說：

『你還有新的意見沒有？』

『沒有啦！』他把一隻不瞎的眼睛，不平地睜了幾睜，這末嘆了一聲便賭氣不再說話了。

一個年青的茁壯的身影，在另一個角落上直立起來，他用那快要變為成年的嗓子說：

『我贊成剛才那個瞎眼同志的說話：黑夜去搶割。不，我們就叫「偷秋」好了。不過娘兒們是不能去的，在年齡的人手又不多，要連秫秫都割下紮成捆子背回來，怕偷不多，我提議一個人帶一把剪子和一個布袋，不割秫秫，只剪穗子，這樣能多偷一些。——況且留着青紗帳也是有好處的：要是鬼子少了，游擊小組白天還能去活動活動。……』

他的話還沒說完，那個老頭子。搶着站起來了。聽到說要「偷」，他的白鬚子氣得顫動起來，強

音只打抖，嘆着說：

「這不能！這不能！自己種的糧食，自己去打一點下來吃，爲啥要叫做『偷』？偷偷地打一點，倒說得好，漆黑洞洞的，誰能認出那是誰的地呢？要是我打了別人的糧食怎麼辦？要是旁人打了我的糧食又怎麼辦？況且自己種的東西，是無論如何不能叫做『偷』的——『偷』？什麼話！哼！我……」

他發着滿肚子牢騷，嘮嘮叨叨地似乎永遠說不完結。人們不耐煩地咳嗽着，額角上有亮疤的青年了忍不住站起來把他的話截斷了。

「年紀倒有一把，却還趕不上小孩子懂事，我看你老糊塗啦！現在是大家度命，一齊熬過困難的時候呀！還說什麼我的地呀你的地，虧你還當農會幹事哩！」

「不，從前是你不能惹我的地，我也不能碰你的地的，我說的是從前，從前是……」

看見老頭子越說越糊塗，大家都禁不住笑了。有人帶着諷刺的口吻，運用新學來的名詞，彷彿要他聽見又似乎不要他聽見似的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老傢伙，私有觀念不輕哩！」

在另一個角落上，一個中年女人生了氣，她用尖聲針對着老頭子叫起來：

「收起你的『從前』吧！依着你便怎樣，難道你要大家眼巴巴地餓死麼？」

「唔！」老頭子惶惑了，好像剛睡醒了似的，直到現在他才突然發覺大家是在難中，便急急改口說：「我不過是說的個理，這是從前的道理，這是……」

他十分氣餒地坐下去了。

『就這樣好了，算通過了吧！』有幾個聲音一齊嚷，似乎在督促早些散會，有人已經站起來了。

『不分哪是誰家的地，趕明天各村就做動員，把自衛隊改做偷秋隊，黑夜就去偷好了！』

『通過！通過！』

響應的人很多，站起來的人也更多了。

『啊！不行！不行！還有事兒哩！』一個圓胖的中年漢子揮着手，意思是要大家重新坐下來。『

布袋呢？剪子呢？我們現在就沒有這些東西呀。比方我，我逃出來的時候就因為慌亂，啥也沒帶！』

他說完話就把眼睛緊緊地盯著區長，好像在區長那裏就放着許多布袋和剪子似的。

『各人自己想辦法吧！』

『牛天喜有辦法，他老婆成天準備囤反，這次逃出來雖沒帶多東西，却穿了四條褲子，就叫他用老婆的褲子裝吧！』

『哈哈！四條褲子！』

『就使用使用那些婆娘吧！她們憑什麼光坐在家裏等着男人餵呀！』

『你少要這末說，現在女人也並不都是「光坐在家裏等着男人餵」的，除非你那紅眼睛老婆。』

『秩序秩序！』區機盟秘書兩隻瘦胳膊都揮動起來了。『我最後提個意見：就叫婦救會動員剪子和布袋，大家同意不同意呀？』

人羣的響應把他的聲音完全淹沒了。

『同意同意！』

『通過啦！通過啦！』

人羣鬆動起來，邊沿上已經有人要離開會場了。電長跳到石塊上，大聲鎮壓着人們的嘈嚷，

說：

『不要吵嚷呀！會快完結了，還有一句話：自衛隊搶秋，誰來掩護呢？』

游擊小組已經拉開要走了。

『還用說，自然是我們咧！』

於是人們輕快地踏着脚步，一下走散了。

（註一）專署路東辦事處，敵人進攻後，上黨區專署駐白晉公路以西，路東成立辦事處，代替專署工作。

（註二）軍政民聯合指揮部，由軍政民機關團體聯合組成，是一種戰時的組織。

（註三）『一攬子』會，即各種幹部都參加的大會。

（註四）『勺星』即大熊星。

（註五）『北斗星』即北極星。

（註六）『太和慘案』和『確山慘案』，都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，國民黨反動派製造的屠殺八路軍新四軍幹部的事情。

(註七)『下大雨』，即變天的意思，山西頑固派看到人民力量在抗戰中生長，害怕起來，他們和敵人暗中妥協，說要下一次大雨，把天變一變。

十 苦難

裝備優良的「中央」第二十七軍，在動員搶秋大會的前三天，從陝西開來了。

這是胡宗南的軍隊，來到不久，他們便忙着解散游擊小組和自衛隊，威脅地方武裝。

四十軍完全集中到白晉公路以東。

兩個軍雖然不打仗，却都要糧食吃。四十軍高價收買，二十七軍挨戶搜索，同時還都向抗日政府勒索。

專署在路西爲長治難民募集了一部份糧食，剛進縣境便被二十七軍扣下了，負責運糧的幹部，也和糧食一道失去了自由。

誰去交涉也不行：抗日政府派人去，他們說：

「這就頂了軍糧吧！」

犧盟會和其他羣衆團體派代表去，他們訓斥：

「什麼事情都是你們這些暗八路給弄壞的！」

難民們選派去十幾名代表，也都空着手，滿懷不平地跑回來了。他們當中年老的受到警告：

「回去當好老百姓吧，不要受共產黨的「愚弄」了，要不，要掉腦袋瓜子哩！」

年青的被指爲共產黨，都挨了揍。

於是在山村裏遭難的人們，便只有靠着偷割來的又濕又少的糧食度日了。

天氣非常不與人做美。從開始偷秋的那天起，便常下陰雨，天氣變冷了。

婦女們變得更勞叨了，簡直像母雞，成天唧唧喳喳地叫喚不息，孩子已經有不少死去了，老人們更壞，不是發熱，便是頭痛，再不然就是噎咳，也不管是白天或者黑夜，總在咒罵鬼子，同時咒罵老天和頑固份子。

人們都擠在陰濕的窑洞裏：一家老小合住一個窑洞，甚至一個窑洞擠着好幾家人。沒有棉夾衣，老人們一看見天晴，都去山坡上背風而又有太陽的地方取暖。

趙七爹往常是一個十分和藹，非常靜恬的老人，現在却變得愛生氣，愛發火了。他的身體也大大不如往昔。從前他只偶然犯一點咳嗽病，現在却噎咳得非常厲害起來。

『這，這，這是一個什麼世界呀！』

在過去的生活裏，他的老伴對他的照顧很週到，然而現在她也不來體貼他了，一心只想着家。她好像沒有聽見老頭子的牢騷，只是做夢一般地念着她家裏的母雞。

趙七爹眉頭皺得更緊了。他也想家，想穀堆，想黃牛，可是自從前天回家去看過一次，他再也不願想起那個家了。村裏每一條道路都染着狼藉的血污，家裏什麼東西都沒有了。剩下一堵煙熏的土牆，背面還被貼上一張鬼畫，上面畫着一個仁丹瓶子的『太君』。笑嘻嘻地在和一個白臉紳士握手，旁邊寫着：『親善提攜』。路上來來往往走着一些衣衫齊楚，面皮白淨的陌生人，有的拿着青天白日旗，有的拿着紅膏藥旗，其中還有一個把幾張紅綠紙片塞在他手裏，並且告他說：

『天冷啦，回去把山裏的人們叫回來吧！教他們再不要發傻了，要想打贏「皇軍」是辦不到的，八路軍決死隊那麼多隊伍都不敢來，你們老百姓拿幾桿破槍有什麼用！——回來吧！只要不組織什麼自衛隊和游擊小組，儘管過安穩日子，保險沒事！』

趙七爹聽到老伴家呀鵲的說個不休，便想起這個被毀的家的情形。於是他變得更煩躁了。

『嘮嘮叨叨說這些幹啥呀！』

『我是說，』老伴仍沒有體會他的心情，只是有點口吃地把聲音變小了，『我是說，有的人家已經回去了，我們……』她忽然發覺老頭子的臉色越變越壞，便急急改了口，『你說，我們家裏，當真就一點東西都沒有了麼？』

『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了麼？』——還有一條黑狗，吃死人把眼睛都吃紅了，像認得我又像不認得我地瞪着眼睛看我……』

『啊呀！不要說這個了！』

『那你還要問啥呢？』

『我不過是，我不過是，想著我們這一大把年紀了，難道還要把一把老骨頭扔在外邊，只盼著……』

『好！好！好！你要回家，你就一個人回家吧！喇，喇，……』

『又生氣！』

看見老頭子噙咳起來，老太婆便賭氣閉住嘴，不做聲了。

趙七爹雖然常和老伴鬭嘴，然而近來却更加關心他的兒子小義。兒媳成天在外邊忙著做姑救會的工作，小義每天黃昏出去，每天拂曉回來。他背上的口袋常常不很飽滿，而孔却一天比一天蒼白和瘦削。他的眼球上的血絲，也一天比一天加紅起來。趙七爹有一天看見他披著被露水浸濕的襯衫，背著裝了濕糧食的口袋，吃力地往山坡上走時，忽然內心起了一陣劇痛，對他說：

『小義，你，你瘦了！你……』

『爹！你說什麼呀！』

趙七爹再想不出可以說的話來了。一個他最擔心的想頭，忽然湧現上來，他不禁脫口而出說：

『唔，沒有什麼。——不過我問你，你們在黑夜偷秋，究竟鬼子知道不知道？』

『鬼子知道又怎麼樣？』

『我是害怕鬼子又……』

『你儘說這些幹啥！一個人又死不了兩回！』

趙七爹聽到『死』字，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『唉！這是兆頭，這是兆頭，』他害怕地想，忽又埋怨自己，『爲什麼我要那樣問他呢？我要不……』

於是，不知怎麼一來，他忽然覺得如果兒子以後被敵人打死，於他這個老頭子也有重大的責任了。

從這天起，他咳嗽的次數突然比往常增加了一倍。每天早晨一看見小義，他都要問：

『昨晚鬼子沒出動吧？』

小義對於父親的擔心和恐懼，往往總顯出一付又同情又厭煩的神氣，把臉一揚：

『沒有！爹，不會有什麼事故的。』

然而趙七爹却更加不放心了。他每天一到黃昏，便坐到山坡上去，倚着一顆大樹，看着青年們携袋拿鏟，一個跟着一個地往原野上走。夜晚在陰暗的密洞裏，他顯得非常不安，也不管秋風細雨，都要出來幾次，爬到滿生叢莽的山頂上，用盡力量窺探，傾聽，看着原野上有没有發生什麼事故。……

這一切實際上都無濟於事。一天夜半，缺月放著寒光，他極力壓制著被寒冷刺激起來的戰慄，爬到山頂上去。剛一站住腳，可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。平原上閃爍著信號火光，機關槍噓噓地響了起來，火網劃破夜空，籠罩著一片黑森森的原野，從距離，方向，以及來回走慣的經驗，他感到那地方離他村子很近！

在機關槍的呼叫聲中，零落的步槍和手榴彈的聲音，聽來十分疲弱。村裏又起了火了。

『啊！』他叫了一聲，一咳嗽便上不來氣，立刻失去了知覺。

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他聽到一個聲音在耳邊喊叫：

『老頭子！老頭子！我怎麼活下去，我怎麼活下去！……』

這是他老伴的聲音。

看見趙七爹睜開眼睛，圍在旁邊的人們都鬆了一口氣。

『啊！這可活過來了！』

趙七爹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樣回到這個窖洞裏來的。但他的意識已清楚了，記起半夜自己會爬到嶺子上去，現在太陽已把窖洞照得刺激眼睛。他想起小義，想從人叢中找到他的面孔，便昂起頭來，想平衡一下半撐起來的肢體，然而他沒有這力量，只得又躺下了。

『小義呢？』

聽見他呼喚小義的名字，老太婆好像睡着忽然被人打了一棒驚醒過來似的，扭轉身就跑向外邊去了。

『我要去看看小義，他們不讓我看，硬說小義沒死，硬說他沒死，……』

她的慘叫一聲接着一聲地衝入趙七爹的耳鼓，直到漸漸遠去，聽不見了。

圍在旁邊的人們似乎都在把趙七爺當傻子。一個女人扶了他，另一個女人端過水來，並且顯然是左說說地安慰他說：

『小義一會就會回來的，你先喝下這口水吧！你……』

趙七爺看明白了這一切，心裏倒覺得十分平貼了。他搖搖臉背過別人親切端來的水碗，斷斷續續向他旁邊的人問：

『我知道！我知道！還有別的年青的人呢？還有，啾、啾、啾……啾……啾……我是問一共有多少人遭到……啾啾啾……』

他咳得喘不過氣來，好久以後，聲音像游絲一樣低了下去，他的眼睛仍然大睜着，人們發覺他已經死了。

(註一) 二十七軍，蔣介石嫡系部隊，那時軍長爲范漢傑，自從他們開到晉東南，四十軍的上層份子，才開始敢於明目張膽地反動。

十一 蠢動

羣衆武裝一再遭受敵人的摧殘，一時不能再進行武裝反抗了，日寇以武力監視着人們，毫無阻礙地展開了偽化工作。

載重汽車裝着武裝宣撫班從這村奔到那村，偽工作人員拿出『皇軍』搶去的一部份衣服和糧食，施行小恩小惠，欺騙人們說：

『別受共產黨的騙了，挨餓受凍地在山裏幹啥！』

『天冷啦！回來一皇軍』管吃管穿，包管不要緊！』

『再不回來一皇軍』就不讓收秋了！』

逃難在山裏的人們，苦於凍餓的逼迫，丟了老的，死了小的，在無限苦難的深淵裏，絕望地幻想落敵人突然撤走。看見天要下雨，都拍手大叫起來：

『鬼子要再不走，今年的秋可就收不成了！』

『天要一下雨，糧食在池裏長了芽，這就斷絕了人的活路啦！』

謠言忽然像瘟疫一樣迅速地散佈着：

『宣撫班說人不回去不讓收秋！』

『『皇軍』從北邊抓來苦力，已經在城周邊收割了！』

「宣撫班×工作人員說再過三天不回村，「皇軍」就要把糧食全給割掉，一顆也不給剩！」

「再不回去「皇軍」就要到山裏來掃蕩啦！」

於是熬不過苦難的，經不起威嚇的，怕來年餓死的，便陸續在人們不注意的當中溜回村裏去了。看見鬼子暫時停止了燒殺，人們回村的更多了，原野上白天開始有人走動起來。

但回村以後，鬼子却不讓收秋，下地的人們又都被趕回來了。武裝宣撫班對他們說：

「不行，你村裏不成立維持會，怎麼能收秋！」

不維持不能收秋，誰維持就是漢奸，人們遲疑起來，宣撫班一天比一天逼得更緊：

「只限三天，過期不維持「皇軍」就來燒房子！」

第四天頭上，人們真的看見有些村子裏起了火。

南董村沒有等到起火就維持起來了。這村子被敵人摧毀得最苦：犧盟秘書被殺害了，是被切去手足像冬瓜般在高梁地裏死去的；自衛隊長僥倖逃脫，回來看見家裏一切都沒有了，去參加了八路軍；婦救秘書被敵人用汽車裝進城去，到現在還沒有下落；村長和農會秘書是全家被殺，連小孩子也沒有剩下。一切抗日組織都垮了台。

「胸有成竹」的全村只有王仁甫和陳和清他們兩人。

王仁甫原是統治階層裏的人物，戰前在城裏開過當舖，現在還是全村土地最多的「老財」。陝北紅軍東渡的時候，他在「防共」高潮中不但是個「一等好人」，而且還是縣「好人團」（註一）團長，對「三等好人」的死活，完全可以「一言為定」。紅軍西退以後，「好人團」改做「公道團」，他仍是

縣團部主要負責人之一，這時他雖然不能隨便殺人，但什麼事說了就算，却和往昔一樣。去年人們粉碎了敵人的九路圍攻，他才栽了個筋斗，因為和裴保堂（註二）一起組織維持會，被人們認做漢奸，幾乎喪家亡命。幸而他有看風轉舵的本事，及早遞上悔過書，認了錯，這才避免了裴保堂式的命運，僥倖渡過了這場風波。最近這一年多以來，他像蹲在洞裏的一隻老狐狸，雖然沒有了牙齒，但憑著遺傳的智慧，仍在明察一切，等待時機大顯身手。

陳和清擁有一百五十多敵好地，雖然也是『老財』，手面並不像王仁甫的闊大，他是一個『一切隨大流』的人物。在『防共』的時候，他雖然也是個『一等好人』，但却沒有指定『防共保衛團』殺過人。去年敵人來時他也跑了，可是却和裴保堂仍保持著一定的關係。敵人走後人們高喊『抗日滅租』，他因為心裏有鬼，怕別人找他的『岔子』，表示熱烈擁護，於是他便成了『開明士紳』，非常吃香起來。現在爲了保家安命，他比別人更加迫切地要求維持，但是大家還沒有那末做，他也不敢一句話說出來，只在思想上做活動。

這兩個人做朋友的歷史已經很長，並且一直都能做到互相照顧。王仁甫得勢，陳和清什麼事都請他拿主意；自從陳和清成爲『開明士紳』以來，王仁甫有事也無不托他向錢盟會疏通。這次他們兩人逃難也逃在一起。民兵最活躍的時候，王仁甫說日軍要報復，陳和清雖然有點相信，却在羣衆鼓舞下捐出了不少的糧米和鞋襪。晉城敵人退回來的時候，人們以爲鬼子要像去年那樣撤走了，王仁甫從城裏得到消息，相約猶豫的陳和清，一天攜帶家小，逃避到三區的山地裏去。他們兩人逃得比別人早，回來也比別人快，回來以後關係更加密切了。陳和清的房屋被毀了一半，王仁甫的房屋『倖然無

惹』，正因為這個原故，陳和清總是愛到王仁甫家來，並且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。

不過雖然這樣，現在他們兩人的心思，却多少還有一點『小異』。他們雖然談得很多，有時也會被一個什麼東西擋住，彼此面對面地沉默起來。

『現在該維持了！』王仁甫摸着膝上的八字鬚試探地說。

陳和清便把胖臉皺小半倍，同情地回答：

『是的，不維持可不行啦！』

說到這裏便誰也不做聲了。直到王仁甫談起什麼百分之五十一和百分之四十九（註三），陳和清這才慢慢地恢復了常態。

日寇施行鎮壓以前送出消息的那人，最近給王仁甫又寫來幾次信，說是『日軍要永遠佔領山西』，教他到縣裏，至少是在村裏維持一下。王仁甫因為去年認過罰，現在窮人又都會使槍，離開日軍的保護恐怕有危險，想着還是到縣裏去，生命既很穩當，又能大幹一下。他認為村裏的事只要有陳和清一個人就可以了。因為他是義盟會捧起來的『開明士紳』，日軍就是馬上撤走，人們也不會拿他當漢奸查辦的。但這人做事很穩，這樣的事情對他直率地說出來，他現在絕不會幹。王仁甫透出一點口氣，便不敢再說了。

陳和清雖然很願意維持，却怕頂上漢奸的名字。他有房有地不能捨開，老是逃在外邊，又因為一家大小『牙齒鼓下來有半升』，無法生活。裴保堂財產充公，一直到現在還亡命在外，這一借鏡使他無論如何都不敢公開當漢奸，而主要維持一下自己，同時也維持一下全村，這又是他的迫切要求。他

看見『皇軍』要價不高，無論什麼人去城裏，只要承認自己是什麼村的維持會長，回村就可以維持起來，心想和王仁甫商議一下，再聯絡幾個和他們相同的人，出資雇一個人出來，『兩邊都維持維持』，使『皇軍』覺得『我們已維持』了，抗日的人們覺得『我們並不是漢奸』。然而王仁甫見人出主意，就要你拿出辦法，他還沒有具體想好這樣一個人物，現在這話不好說得。所以聽到王仁甫說起什麼維持的事來，他只能應聲虫似的敷衍一句便閉住嘴，看看他究竟有什麼主見。

王仁甫覺得陳和清一切都不過爲了自保，到了他覺得能幹的時候教他幹，他是會幹起來的。現在的情況是『萬事皆備，只欠東風』了，王仁甫就在等待這最後的確定的消息。四十軍返回長治，他曾聽說要『下大雨』，二十七軍開來，他覺得天空已是陰雲密布。一年多以來，他對年青人的囑囑，泥腿子的掌權，一切都打破舊規，早就厭惡透頂了，這正是他焚香默禱所祈求的變化。他覺得四司令長官一輩子沒做錯事，但這幾年大批使用『暗八路』，却的確是一個失算，世界完全被他們弄『反』了。一月前來到的『精建會』（註四），有兩個他認識的委員，曾暗暗告訴他說，司令長官已不再『撐着棺材抗戰』，而要『拿地球』（註五）了，這會使他大大興奮了一下。從三區逃難回來的前一天，全縣第一個傳播『曲綫救國』『妙策』的任振山，也曾對他說過鬼子總不能站長，司令長官感到最沒有辦法制的是『老虎』（註六），勸他去城裏『假投降』，到『下大雨』的時候好假借日軍的力量，把『老虎』關進籠裏去，這樣只要敵人一走，『地球』便可以穩拿到手了。任振山這話和王仁甫的想法『不謀而合』。他想起當『好人團』團長時的氣派來，覺得那樣的『時代』又快要來了。村幹部的大批被殺，更增加了他對『未來』的信心。這『大雨』什麼時候下，是不是一切都準備好了，

任振山已去四區連絡關係，只要他一回來，便可以完全明白。

「只要事情像大白天一樣明白，」他瞥了陳和清一眼，暗暗地想，「他不會不幹！」

任振山果然在這天下午從四區回來了。這是一個薄嘴唇，一笑就露出一顆金牙，小眼睛灼灼有光，靈活得像耗子一般的人物。他的行動也靈活得像耗子。抗戰前他的外號叫小諸葛，就連「老謀深算」的王仁甫，有事也沒有不和他商量的。抗戰後他在抗日政府裏當過會計，也常常收買雞蛋，到邯鄲去販賣。（註七）他什麼地方都很熟，什麼人都能接近。縣獨立營要他採辦彈藥，在敵佔區，據他說日本的憲兵隊長，也「並不拿我當外人」。他還有一張能把死人說活了的嘴巴。見到懷盟會的人，他會講一篇抗日大道理，見到「宣撫班」裏的人，他馬上能把「共存共榮」背得滾瓜爛熟，並且還能找出「中日同文同種」的歷史引證；在王仁甫，陳和清及其他信仰閻司令長官的人物面前，他對什麼「主張公道」，「按勞分配」，「土地村公有」（註八），又會大講特講起來，並且還能做到隨時隨地都可以引證司令長官的原話。長治縣的「曲綫救國」，首先便是從他嘴裏傳出來的。現在他一跨進王仁甫的門，就興奮地露出金牙齒，使陳和清一見便知道他藏着一肚子的高興。

「振山來了！」

「啊！」王仁甫忽然輕快而活潑起來，「什麼風呀，來得這樣快？」

「什麼風？東南西北風。」——要不是四區區長硬留着我吃飯，我晌午就來了！」

任振山帶來的消息的確是够興奮的：孫楚（註九）確實到了陽城，陽城不但颳了風，而且已下了「大雨」了。現在「敵區工作團」（註十）和「突擊隊」（註十一）都已到了縣裏，和老「公道團」

(註十二)的人，取得了連繫。區村幹部已有個別『失蹤』。不過這還只是『小雨點』，『大雨』待和『中央軍』連繫好了就要傾瀉。

於是王仁甫便單刀直入，向陳和清提出了問題：

『和清兄，村裏的事情，我看還是你出頭維持一下的好！』

陳和清一楞，一時沒做回答。三個人正談着『國家大事』，他沒妨王仁甫突然提出維持的話來，並且直接了當地要他當會長。他的胖臉忽又皺小了。

『今年已不是去年。』王仁甫繼續向他說，而且聽他聲音，他的主意已經完全打定，『去年是大家一齊抗戰，鬼子又只佔了縣城幾天，今年鬼子馬上走不了，而『曲綫救國』，又『蒞露塵上』，我看……』

他看抗戰終究是要勝利，鬼子終究是要被打走的。不過一有『明八路』和『暗八路』，抗一天戰，他們就要吃一天虧。他們在抗戰中失了勢，而泥腿子在抗戰中却站起來了，不要看現在『減租減息』，這是手段，將來是少不了要『共產』的。如果這樣抗下去，抗到勝利，他們也就抗完了。所以他加重地說，司令長官的這次轉變，是十分英明的，而『曲綫救國』，更是英明而又英明的『妙策』。

『真是又要『反共』麼？』陳和清似乎還有點不相信。他因為較多接近義盟會，雖然也曾聽說要『下大雨』，但總覺得這變化太突然。

『那邊能假了？』任振山插進來說，『這還不明白：亡給鬼子是一時，亡給八路是二世——子子』

孫孫都翻不過身來呀！閻司令長官這回是……」

陳和清覺得他們說的都有道理，心裏也活動了。他一向是『隨大流』的，覺得現在既然大家都這樣做，大概也錯不了什麼。不過他還擔心：

『萬一「大雨」下得不透，鬼子又突然撤走，人們再拿我當漢奸查辦，那又怎麼辦呢？』他張開兩手；看看王仁甫，又看看任振山，求助似的發問說。

『現在村幹部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本已沒有什麼了。』任振山似乎又恢復了過去『小諸葛』的氣派，顯出『渾身是計』的模樣來，說：『萬一將來他們「東山再起」，那也有辦法。』

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忽然變低了。爲了要聽得真確，王仁甫把臉也湊了過來。任振山把右手遮了半邊嘴，做賊也似的看了看左右，才把嘴湊到陳和清的耳朵上去，接下去說：

『你不是「開明士紳」麼？再開明一下就行呀！——村裏既沒有辦事人，你就和大家開個會，先讓大家保你一下，再去政府備個案，鬼子就是馬上走了，能拿你怎麼樣？——你還不是開明士紳！』恰像陰天轉晴，陳和清的胖臉展開了。他微微點了一點頭，表示他已贊同了這個主意。但王仁甫待他明天維持起來，便進城去，這時他還沒有想到。

於是經過三個人的一夜活動，第二天一早，就是在宣撫班出限的第三天頭上，陳和清就成了南董村的維持會長了。宣撫班工作人員來催促『快快維持』的時候，村公所的大門口已經貼上了一張大白紙，上面是任振山的手筆，寫着：

『南董村維持會』。

(註一)『好人團』，山西統治階級的反共組織。紅軍東渡時，山西各地人民，不管誰都要參加這個組織，否則便是『壞人』，要殺頭。『好人』分成三等，地主資產階級爲當然的『一等好人』，以下爲『二等好人』，一般老百姓雖有連環保，也只能做『三等好人』。紅軍西退以後，這個組織才改爲公道團，承認現社會不平現象，以主張公道爲標榜，欺騙鎮壓人民。

(註二)裴保堂，長治大漢奸，一九三八年率敵人走後，亡命在外，其家產完全被沒收。

(註三)日寇改變『剿共滅黨』政策，對國民黨反動派實行誘降，允許退還江浙地主資產階級財產百分之五十一，退還山西地主資產階級財產百分之四十九。

(註四)『精建會』，即精神建設委員會，山西反動派陰謀投降時所成立的一種反動組織。

(註五)『拿地球』，閻錫山統治下山西省主席趙戴文的用語，意即得地盤。

(註六)老虎，閻錫山對農民的稱呼。

(註七)邯鄲，平漢路上要地，其時爲敵人佔領，是敵佔區。

(註八)『主張公道』，『按勞分配』，『土地村公有』，都是閻錫山統治人民的欺騙理論。他說社會不平，因此要他們統治階級出來『主張公道』；他說共產主義不適人情不合公道，只有『按勞分配主義』才能在中國行通；他說土地要村公有，實際就是把窮人的土地，都無代價地交給統治農村的階級。

(註九)孫楚，閻錫山部下的一個軍長，他一到晉東南，便發動陽城事變，屠殺了大批抗日幹

部。

(註十)『敵區工作團』，是閩錫山破壞解放區的特務組織。

(註十一)『突擊隊』，是閩錫山暗殺抗日幹部的暗殺團性質的反動武裝組織。

(註十二)老『公道團』，抗日爆發不久以後，『公道團』曾與驍盟會聯合辦公，這時的公道，

雖然也是社會上層人物的組織，但參加的人物已較前開明，這裏說的老『公道團』，是『好人團』改名以後的『公道團』，性質和好人團一樣的公道團。

十二 轉變

維持起來的村子逐漸增多，日寇對遲疑不維持的村子的逼迫，也更緊了，宣撫班的限期下得一次比一次短促。

『再限你村兩天！』

『你村只限一天了！』

『明天早上不維持，下午「皇軍」就來燒房子！』

從後方傳來消息：『中央軍』要向八路軍開火了。太南縱隊司令應邀到四十軍軍部去商討工作，發現他們正面對日寇沒有構築防禦工事，却面向着太行山大修堡壘。他提出疑問，龐獨子（註一）不在意地回答說，那是爲了防備敵人迂迴。據說晉城的地方政權和武裝都已被解決了，人們看到本縣的政權和武裝被層層包圍着。已經變了天，快『下大雨』了。

看見日寇從北邊運來大批苦力，在城周圍收割起來，人們更加急紅了眼：

『不維持不行啦！』

日寇的政策是對下鎮壓，對上誘迫。宣撫班駐紮在北石槽村，有一個哨兵在黑夜失了踪，第二天一早發現屍身被扔在村外，頸項上有被勒的傷痕，看樣子似乎是在打瞌睡，被人忽然用繩子套了頸項，背對背擡出村外，既叫不出聲，又喘不上氣，在擡着拽着勒死的。『皇軍』動了火，把哨兵周

園六七家窮戶，凡是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男人都給抓去，當天就槍斃了。這個村裏中農最多，唯一富戶王耕田，也只得有一百多畝土地。他從逃難回來，沒有一天不被敵人催促組織維持會。這天他被逼着，門限幾乎都被宣撫班裏的人踏平了。早上來了一個偽工作員，對他表示出『你不幹也得幹』的態度。

『你村維持起來了麼？』

『是，是，維持當然是要維持的！』

『那你就當維持會長吧！』

『是，是，不過這是全村的事，這是全……』

『什麼『全村的事』，有你一個人就行了！』

『不過……』

『什麼『不過』，明天你就得維持起來！』

『這個……』

偽工作員沒等他說完話就轉身走出去了。走到門口，又扭轉臉來加上說：

『明天我就和『皇軍』一塊來，那你再不維持，別說我不客氣！』

王耕田像洩了氣的一個皮球，一屁股坐着椅上，兩條眉毛幾乎皺成一條了。鬼子不講理，說殺人就殺人，說放火就放火，現在不維持，說不定什麼時候便要傾家蕩產，亡命喪身。但維持起來同樣也是很危險的，去年襲保堂的結果很可怕，現在有些維持會長的結果更可怕：白天向『皇軍』討一點

好，半夜便會不知去向，家裏人費老大的功夫才能在極偏僻的地方找到屍身。中山頭維持會有一天召集村民，動員封鎖真漢奸，掩護『咱們的工作員』，有一個人說了聲『誰管得了那多的事』，馬上便被人們公決，罰了兩石救國公糧，還立下字據，保證村裏不出『岔子』。前天王耕山就會想和村裏的辦事人商量一下維持的事，聽說這事便吓得縮回去了。村裏過去曾經作戰的人沒有回來的都當了八路軍，有的還捎回信來，說他們將來仍要回來。現在人們都還聽村長和農救秘書的招呼，他以爲這時要說出什麼維持的話來，人們一定要拿他當漢奸辦。被罰了拿點公糧倒不要緊，立字據却難：這年頭人只能自保，誰能保得了別人。他原先有一種哲學，叫做『船到橋頭自然直』，現在世道變得這樣快，他的這種哲學也不管用了。維持還是不維持，他怎麼也想不出辦法。坐了五分鐘，他再坐不住了，決心要去找李長發談談。

李長發是村農救秘書，『門戶』較王耕山雖低，拐三、四個灣却也能找出一點姑表親關係來，王耕山覺得見面之後，只要他不太『見外』，還是可以和他談談心底裏的事情的。

走進破敗而沒有收拾的小屋，李長發沒有在家。日寇殺了人，他忙着處理善後去了。事情的原委他明白：雇工王有才在忍受不了饑餓，偷偷被雇到隣村維持會，趕着大車進城裏送柴火，遠遠看見城門口的人們都在向鬼子鞠躬，並且恭恭敬敬，把頭低到卵泡底下，他覺得非常受污辱。走到城門口，他勉強學別人的樣做了，鬼子又向他伸出手來要東西，他不知道進城得帶些雞蛋什麼的作爲『買路錢』，便被鬼子揍了一頓，罰跪在城門口。在兩小時之內，他受了別人一生從來沒有受過的污辱：鬼子有拿磚頭頂在他頭上的，有把吃剩的菜子皮塞進他衣領裏去的，有用槍比劃着吓唬他的，使他十分

憤怒，而又無法反抗。回村後他變得像一隻呆鳥，什麼人都不見，什麼話都不說，睡了一大覺，半夜起來便『收拾』了宣撫班那個哨兵，投去當了區隊。因此牽連而被殺害的人家，都來找村長和農救秘書。在村幹部中，李長發原是現在唯一『堅決主張不維持』的人，但埋葬死者，撫卹家屬以後，他的這個思想也動搖了，他覺得別人許是對的，老是這樣繼續下去，不是辦法。

他回到家裏，王耕山已等了他兩點多鐘。

『很忙呀！』王耕山說，他原準備像平常一樣，說幾句客套話，但不知怎麼一來，竟失去了過去的從容態度，想不出閒話來說了。

『唔，』李長發說，他覺得王耕山來得這樣突然，態度又十分不自然，也奇怪起來，裝做不在意的模樣，加上一句說：『沒有什麼忙的。』

這以後兩人便沉默了，王耕山低著頭，李長發右手在摸胸前的破鈕扣，誰也沒說一句話。

『等待很久了吧？』

『唔！』

又沉默了。

『咱們都是親戚，又不是外人，……』李長發終於動員他地說了。

王耕山輕鬆了一點，又害怕什麼似的看了一看身後，這才用小聲說：

『這末着下去行嗎？』

『什麼，你的意思是？』

「宣撫班把門都踏平了，你還不知道？」

「唔，知道一點。」

「鬼子不是人做的，要真的放起火來，胡殺一通，你說怎辦？」

李長發心裏有了底。他知道這幾天有許多村子維持起來了，有大家開會決定輪着當維持會長的，有地主在後邊牽線教「腿子」當維持會長的，最糟的是流氓地痞去城裏走了一趟，回來竟也成了維持會長，一邊說：『身在曹營心在漢』，一邊却藉着日寇的勢力壓迫人。北石槽現在只他李長發一人沒放棄反對維持的意見，他從這思想動搖以來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便想到維持會長的人選問題。聽見王耕山話裏有話，他想：

「就讓他幹吧，將來就是他變了心，也有辦法制他的！」

於是他便這樣遞話給他了。

「那有啥辦法，要不就得維持，咱村可沒有幹這個人的哩！」

王耕山稍一猶豫，便回答說：

「現在怎麼都難，維持起來馬上能收秋，可是『咱們的政府』又不讓，去年裴保堂，……」

接着他就拉扯起裴保堂的故事來。他的話繞着很大的圈子，但言外之意，有一點是十分明白的：只要大家能保他的險，他就可以出頭維持大家。

「我和村長商量商量看，」李長發最後說。「如果他也願意維持，那還得大家開個會，把話說清楚，要不，那誰也擔載不了！」

王耕山說到這裏，便告辭回去了。李長發找着村長，召集村幹部開了一個會，會後分散活動了。一下午，晚上便召開了一個村民大會，決定明天就維持，並決定讓王耕山當維持會長。議決的條件：

- 一，現在成立維持會是被迫的，村長要保證會長不被『咱們的政府』視為漢奸。
- 二，維持會要『兩邊都維持』，『明向鬼子，暗向自家』，會長要保證村長活動的安全。
- 三，維持起來馬上就收秋，要『快打快藏』，不得讓鬼子把糧食割去。
- 四，向『咱們政府拿款』要快拿快送，向鬼子送東西要『少拿慢送』，辦法仍按合理負擔，每月結帳一次。

五，保守秘密，咱村的事情絕不對外村說。

於是第二天早晨，僞工作員一來，王耕山便去村公所當起維持會長來了。

（註一）廬痞子，即廬炳勳，那時是四十軍軍長，後在蔣介石指示下率部投敵。

十三 新的開始

原野上的村莊都維持起來，新的鬭爭又開始了。

維持會裏的上層人物，一開始便習慣了對敵人打躬，作揖，陪笑臉，一個勁兒低頭答應着『是』日子一久，他們看見『皇軍』真有久駐的模樣，一部份人漸漸違反當初的諾言，對『自家政府』『少送慢送』對『皇軍』『多送快送』起來。變壞了的人物大米罐頭吃得身體發了胖，荷包也在對『皇軍』『多送快送』中飽漲起來。對村民改變了客氣的態度，動則便拿『皇軍』來壓人。他們顯然是在向『皇軍』之下，人民之上』變化。

勤勞的人們最受敵人的迫害。『皇軍』來了，他們要排隊打着紅營樂旗接，『皇軍』去了，他們要排隊打着紅營樂旗送；支差勞役全是他們，春糧上挨了槍拐，屁股上挨了腳尖，仍要他們去陪笑臉；資敵物資是他們出的，還要他們往城裏去送。

大家對敵人的仇恨更加增長起來。

『皇軍』增加了新的苦惱：要物資，按時送齊了的村子很少；散發了『良民證』，却不見『良民』到城裏來；『皇軍』單個兒行動會無緣無故『失蹤』，『宣撫班』不帶武裝在那個村子也不能過夜。特務們暗地裏囑咐着：

『『皇軍』永遠不開走了。』

『中央軍不打鬼子，和敵人聯合起來打八路了。』

然而沉默的反抗，仍然一天一天地繼續增長。

馬坊頭維持會長趙存有，原是縣裏出名的一個大流氓。在抗戰爆發的前幾年，因為在裝保堂門下走動，他靠著開賭場、說官事、販運毒品，這才掙下一部份家業。敵人開始進行偽化工作的時候，他便活動着當了維持會長，同時又害怕敵人像去年那樣突然撤走，央告縣府偵察員馬青龍，向上疏通了一下。他會當着村人向馬青龍保證：

『我是明裏幫助鬼子，暗裏幫助中國，落漢奸的名，決不幹漢奸的事！』

可是現在他看見『皇軍』『的確是不走了』，便露出過去當『腿子』的不相來，改變了以往的偽善態度。人們看見『皇軍』送給他大米，送給他罐頭，送給他許多外地出產叫不出名來的物品，又看見他替『皇軍』送柴，送米，送女人，送各式各樣從村裏斂去的東西，最初還沒有在意。一天『宣撫班』剛從村裏開走，馬青龍接着走到他家，他却乘著替『宣撫班』『送行』後的酒興，掛下那付吃得胖胖，恰像豬頭般的臉來，發話說：

『現在『皇軍』可緊啦，下次你要再來這裏，咱可不保你的險。——我先說在前頭，將來你不要後悔！』

馬青龍走後，趙存有的長工申小王，轉身便把這事告訴了秦增壽。于是全村一驚，立時轉遍：

『咱們這不成了漢奸莊子了麼？』

『趙存有這狗×的瘋變了心了！』

秦增壽是維持會裏的一個『跑腿的』。他給『皇軍』送東西，說什麼時候送到就什麼時候送到，給『皇軍』送情報，『風雨無阻』，從來也沒有誤過事。『憲兵隊』『宣撫班』都認識他，有些『皇軍』還和他『挺要好』。憑着這層關係，他便在一天黃昏，暗暗約了一個叫做佐光康夫的『皇軍』到他家裏去玩。這是一個愛喝酒的傢伙。他常常喝得大醉，蹣跚跟跟在街上行走，隨便抓住一個行人，在地上畫一個圓圈，苦着臉指指圈裏說：『裏面『皇軍』小小的』，又指指圈外：『外邊八路大大的』。酒醒之後便失悔，毫無理由的打人，教人跪下磕響頭，直到別人把頭磕破，他才滿足的發出一陣狂笑，揚長而去。他一來到秦增壽家便大聲說要喝酒。

秦增壽女人早把酒預備下了。她已是一個快近三十歲的女人，這天罩了一件新漿洗的簾竹布褂，單單俏俏地像比平日年輕了七八歲。她替佐光康夫篩酒，三杯酒以後，秦增壽又替他換了個大杯。於是乘着酒興，佐光康夫的眼睛便作起怪來，貪婪地看着秦增壽女人，彷彿從那裏而要伸出手來，一把將她抓住，像喝酒似的一口把奶吞進去似的。秦增壽却只管替他添酒，於是到了他情不自禁，終於無恥地要在她身上摸索起來的時候，他便覺得天旋地轉，像死狗一般地滑到桌子底下睡着了。

秦增壽撤去桌凳，膝蓋按住他的胸脯，女人從裏屋拿出兩双破襪子來，塞住了他的流涎的嘴。隨後他們兩個使用麻繩把他捆紮起來。剛收拾完，從破短的院墻，輕輕爬進一個人來，用手指輕輕地敲了兩下窗子。

『是小王麼？』

『唔！』

『王三呢？』

『還在外邊哩！』

『開門讓他進來吧！——成了！』

申小王轉身去開了門，帶着一個抗了扁擔的人進來了，他們怕佐光康夫還能掙扎，又給他身上加捆了一道繩並在他嘴裏塞進許多破舊的棉花。佐光康夫是渾身綿軟，只能從鼻孔出氣了，申小王和王三便把他輕輕抬了出來。

這時天還黑得不久，但村裏的人們却都已睡去了。十月的冷空掛着一鉤將落的新月，藍天鎖着幾粒寒星，落葉和碎石在脚下啾啾作響。秦增壽在前監視着道路，申小王和王三抬着醉鬼，眼睛緊盯着他，悄悄地跟在後邊。快要走盡一條橫街的時候，從趙存有家石砌的高門樓那裏，他們轉近一條小巷裏去了，在低矮而整潔的後院墻的小門旁邊，他們一齊停下來，秦增壽這才放心地喘了一口大氣。天氣雖然不熱，三個人却都出了汗了。

恰像剛才敲秦增壽家窗戶一樣，申小王用兩個指頭，去小門上敲了兩下。於是門便被輕輕地拉開，一個女人的聲音在裏面輕輕說：

『裏面沒事，橫進來吧！』

枯了的豆棚瓜架，把園裏遮蔽得黑森森的，枯藤把道路都掩蓋住了。這會是秦增壽和王三抬着佐光康夫，申小王在前頭引路。這園子原是他看管的，剛才開門的便是他女人。他引着來到一座繞園的

井邊，佐光康夫已被悶塞得像豬一般地哼哼起來。

于是他們便抽出扁擔，把他投到井裏去了。

井底發出一聲幽然的噙響，接著一切便又都歸於沉寂。……

臨時駐在村裏的『皇軍』發覺佐光康夫『失蹤』，當夜沒有敢進行搜索。第二天一天亮，他們全都回到城裏去了。趙存有急得渾汗直流，一邊派人去城裏告訴『皇軍』。說他保證將人找到，一邊在村裏恐嚇着人們說要挨戶搜索，教知道的人趕快報告。他並不知道申小王已去城裏告了他。

第三天一大除『皇軍』便開來了。進村就把他一家人捉了起來，並從他後院的井裏，撈出了被水泡得又漲大又慘白的佐光康夫。

這一天的天氣特別溫和，太陽照臨到人們的身上，熱癢癢的十分快活。人們都被召集到村邊的空場上去了。趙存有被剝光衣服，捆縛了兩臂，瑟縮地跪在掛着長刀的『太君』面前，他戰慄着話不成句地分辯說：

「這個……的確……『太君』不信可問大家……我……」

申小王脫了舊布衫，大聲地一口將他咬定說：

「這還能錯了！——兩側『暗八路』是當晚到你家來的，我在後院看園，夜裏出來撒溺，忽然聽到井上響了一聲，三個人影就散開看不見了！」

「申小王！」趙存有女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遠遠望着申小王說。——她也被捆縛到場上來了。

「姓趙的可沒虧你，天在頭上，你可別喪良心啊！」

『喪良心？』中小王更加理直氣壯起來。『你不能怨我呀！我現在不說，將來『皇軍』查出了可
有我的關係哩。——我要不看園，我就不管了！』

趙存有苦澀臉，那臉更像刮過的豬頭臉了，因為證據確實，無可爭辯，他更加言語錯亂起來。

『中小王！……』『太君！……』『皇軍！請調查！……』

於是『太君』便調查起來。他問秦增壽，回答是前天黃昏，他看見佐光康夫，的確曾到趙存有家裏去過，不過天黑以後情況究竟怎樣，他就知道了。詢問到這事發生以前的情形，村裏人差不多一致回答，趙存有家裏經常進出一些來歷不明的人是有的，不過究竟是不是八路探子，人們却不大清楚，因為在趙存有當會長的時候，這些事是誰也不敢動問的。

趙存有一股勁兒叫屈。

『這，這，這那有的事呀！……我是……』

『太君』再不去理會他，舉起長刀。趙存有在絕望中流下淚來，忽然像一隻狗似的，瘋狂地抱住『太君』的一隻小腿說：

『啊呀！我是最忠於『皇軍』的呀！他們……』

然而『太君』已一刀砍下，他女人剛才還喊着『天在頭上』，忽然張大嘴吧，大聲號哭起來。

人們對於失去丈夫的女人，沒有一點同情，都躲着她流淚的眼睛，自語地說：

『有啥值得哭的，怨他自己不好呀！』

宣撫班和人們開了一個會，說明『皇軍』只殺『共匪』，不殺『良民』，教大家不要害怕。他們指定秦增壽，代替趙存有當了維持會會長。

後記

這篇不完整的小說，是我一九四〇年的舊稿，在一九三九年山西十二月政變以後寫成的。

早在綏東抗戰的時候，山西舊統治階級的代表者閻錫山，即倡導『守土抗戰』。他知道抗戰就得要人民，便吸收進步青年，組織了犧牲救國同盟會，到下層去發動羣衆。但從他的立場上看，發動羣衆只是爲了『守』他的『土』，人民力量一大，他便覺得自己是『擋着棺材抗戰』，對抗戰動搖起來了。武漢失守，汪精衛投降以後，敵人改變『剿共滅黨』政策，回師掃蕩華北敵後，對國民黨實行誘降政策，其口號是退還江浙財閥財產百分之五十一，退還山西財閥財產百分之四十九。於是蔣介石動搖起來，醞釀全國反共高潮，閻錫山亦劃山西爲四個大行政區，分別設立『二戰區司令長官行營』，以加強已經動搖了的反動統治。晉東南行營負責人孫楚，一到任便結合『中央軍』發動了血腥的陽城事變。

一九三八年春，敵人九路圍攻晉東南，被八路軍和山西新軍痛擊，遭到意外的慘敗。一九三九年敵人再一次打進來時，情況和上年已大不一樣。犧盟會的工作深入了一步，由於實行了『減租減息』和『合理負擔』，人民生活也有了初步改善，因此羣衆抗戰情緒很高，在犧盟會領導之下，武裝起來反抗敵人，創造了非常光輝的業績。如果那時不磨擦，團結起來打鬼子，敵人是可以被打走的，但隨着孫楚而來的，是關于『精神建設委員會』，暗殺組織『突擊隊』，時務組織『敵區工作團』，『

們人的服征可不

著作者

戴

夫

出版者

東北書店

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東安 北安

印刷者

東北日報二廠

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
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
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
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

元

價定冊每

佳. 10000. 版初月八年六十三國民



不可征服的人們

1947年9月初版 佳，10000。

定價：_____